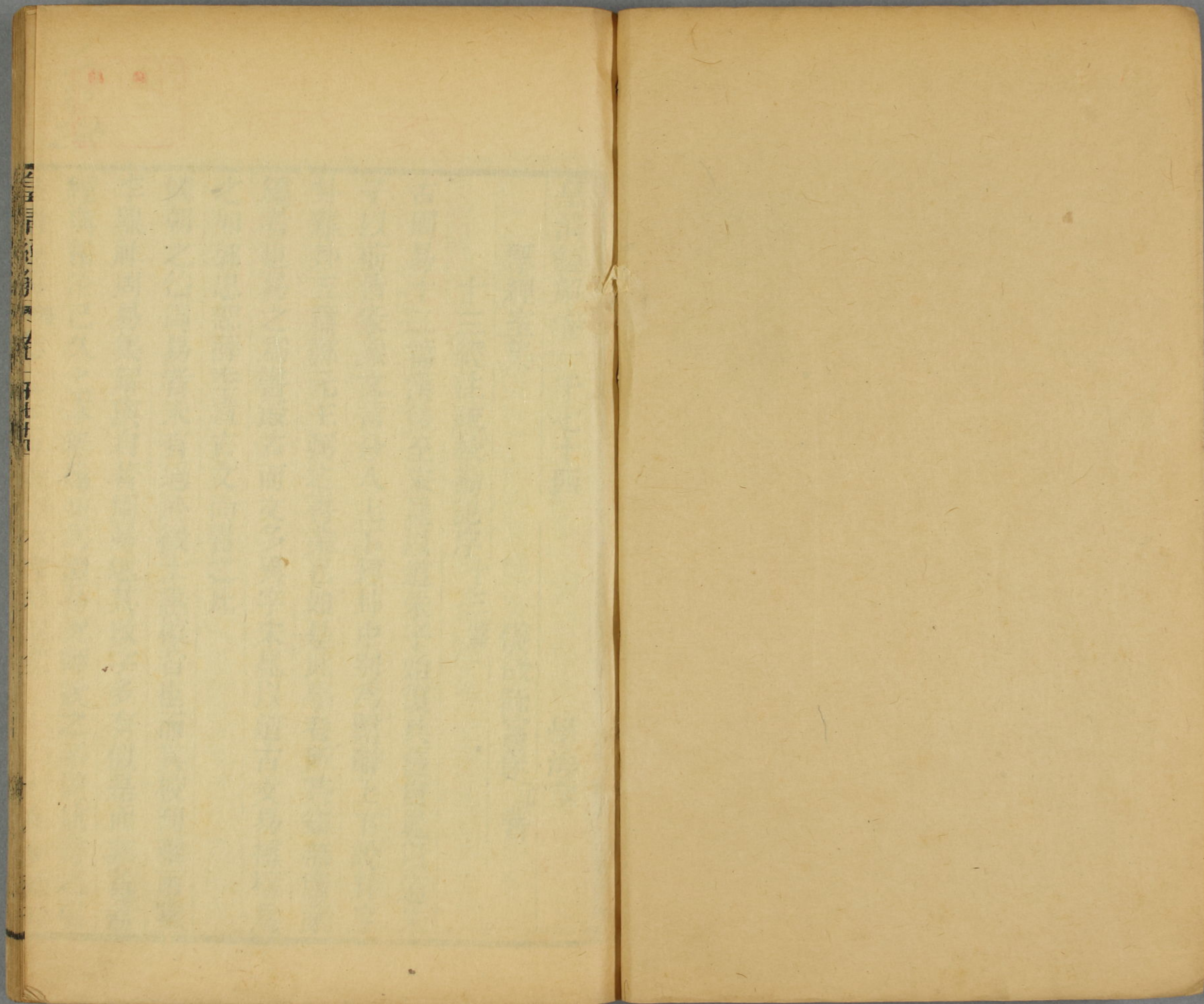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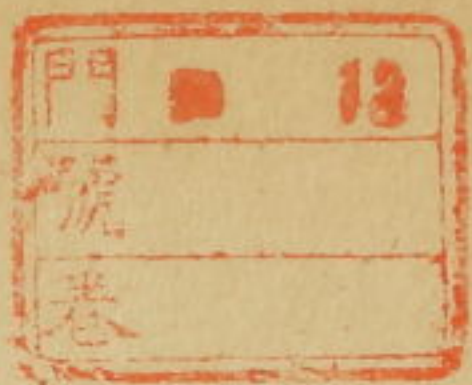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四

學海堂

儀徵阮宮保元著

所錄支有物那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覲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擗摭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尚書之比

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四 阮宮保學經室集

庚申補刊

20
265

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攷證而已臣元於周
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
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
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
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
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
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
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
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
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

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
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
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
文本如塗之爲斲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覲殆爲後人
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
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
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
覃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
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
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
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

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尚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臣復

定其是非且攷其顛末著於簡首臣愚竊謂以周禮漢書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攷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

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盡一自唐後至今鈐板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盩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眾皆以周禮解詁著

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祫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旨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闕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監生臧庸蒐校各本并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轡不若孔

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今僅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

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遷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美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膺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攷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

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嘗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

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眾顏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實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

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卽以此本編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夔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踏駁思爲覬正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招摭共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懸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

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
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傳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
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
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
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
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舛大體非過毀
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
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
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
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
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

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
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
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
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
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爲訂其是非成公羊
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
所考焉

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
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
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
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竝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佼爲

秦相商鞅客執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廉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傳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摺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秩今所傳本未審合并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卽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竝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臣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雖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卽存不過如尙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

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偽中之偽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
官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摭摭以僅存而當
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尙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
繇闕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
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並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
求其是臣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塾不讀者文
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精審而從前古注之
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擲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王慶武進臧庸皆
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紿唐人語爲之近
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

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舛日多俗
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元搜訪舊本於唐石
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
經注三卷宋槧爾雅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
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
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後之讀是經者於
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
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
典合者轉寫多歧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
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
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指合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鑑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削於十三卷自傳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弃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正吳中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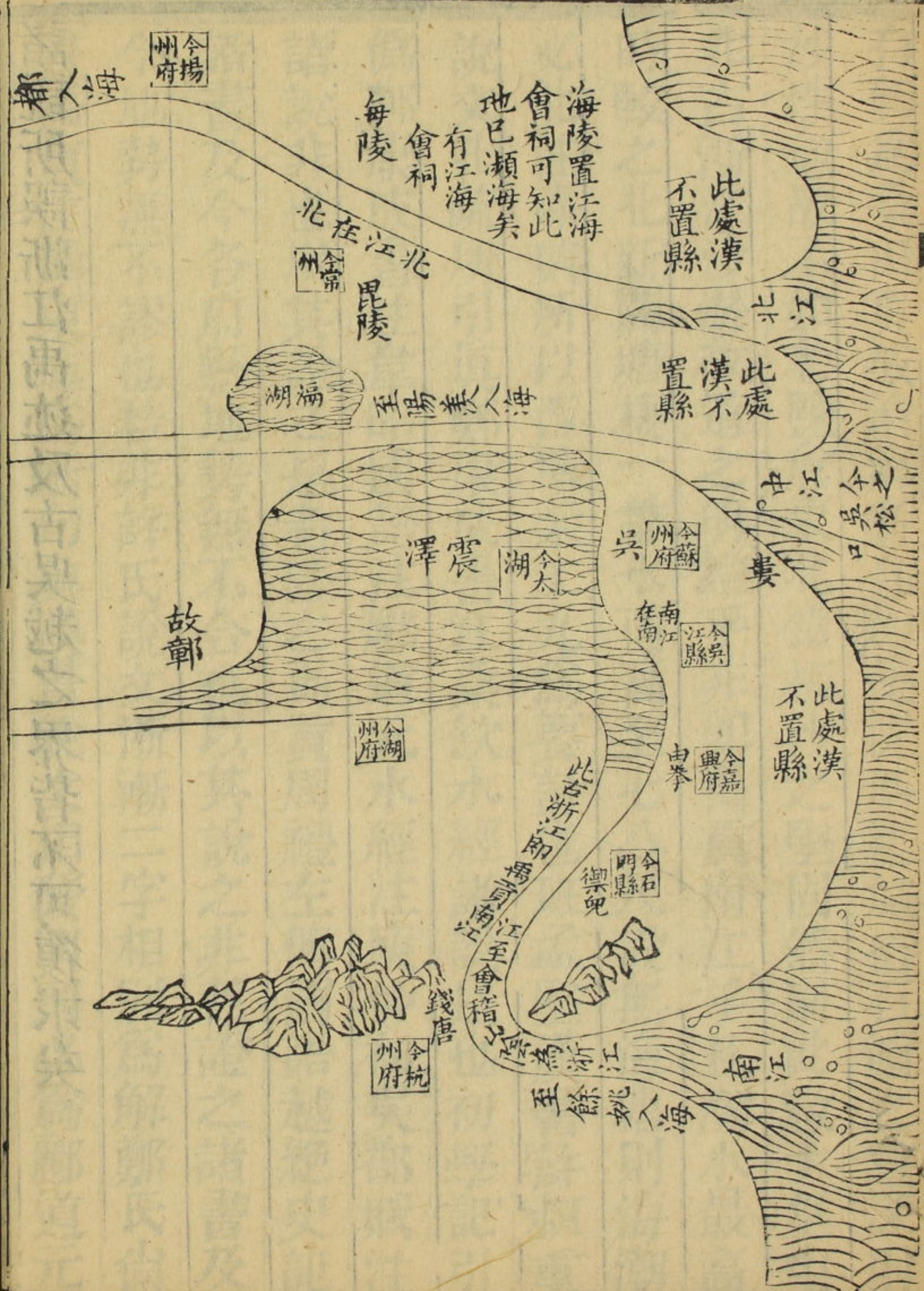
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學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奂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鏤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叙旣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南江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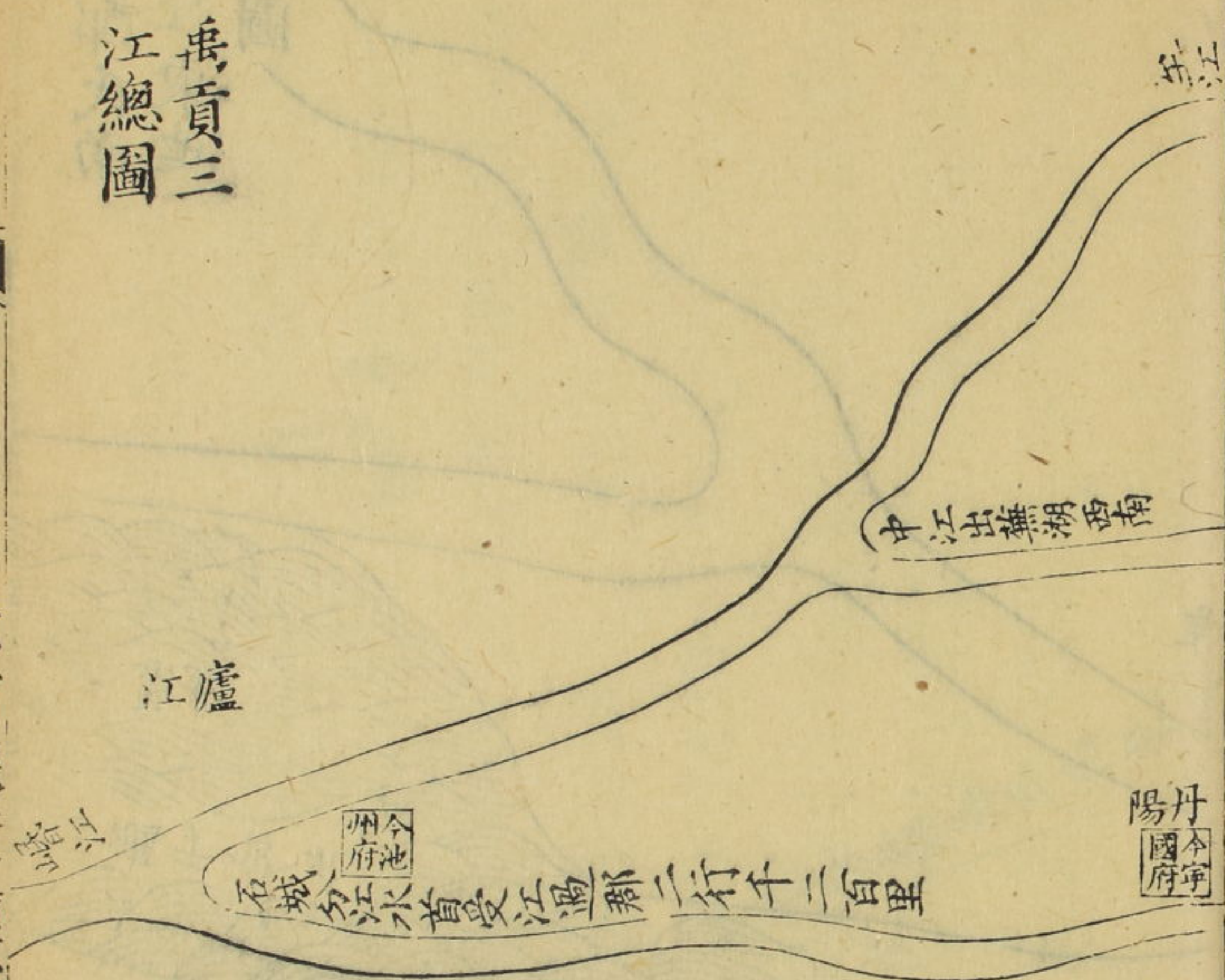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昌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今塘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爲

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

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真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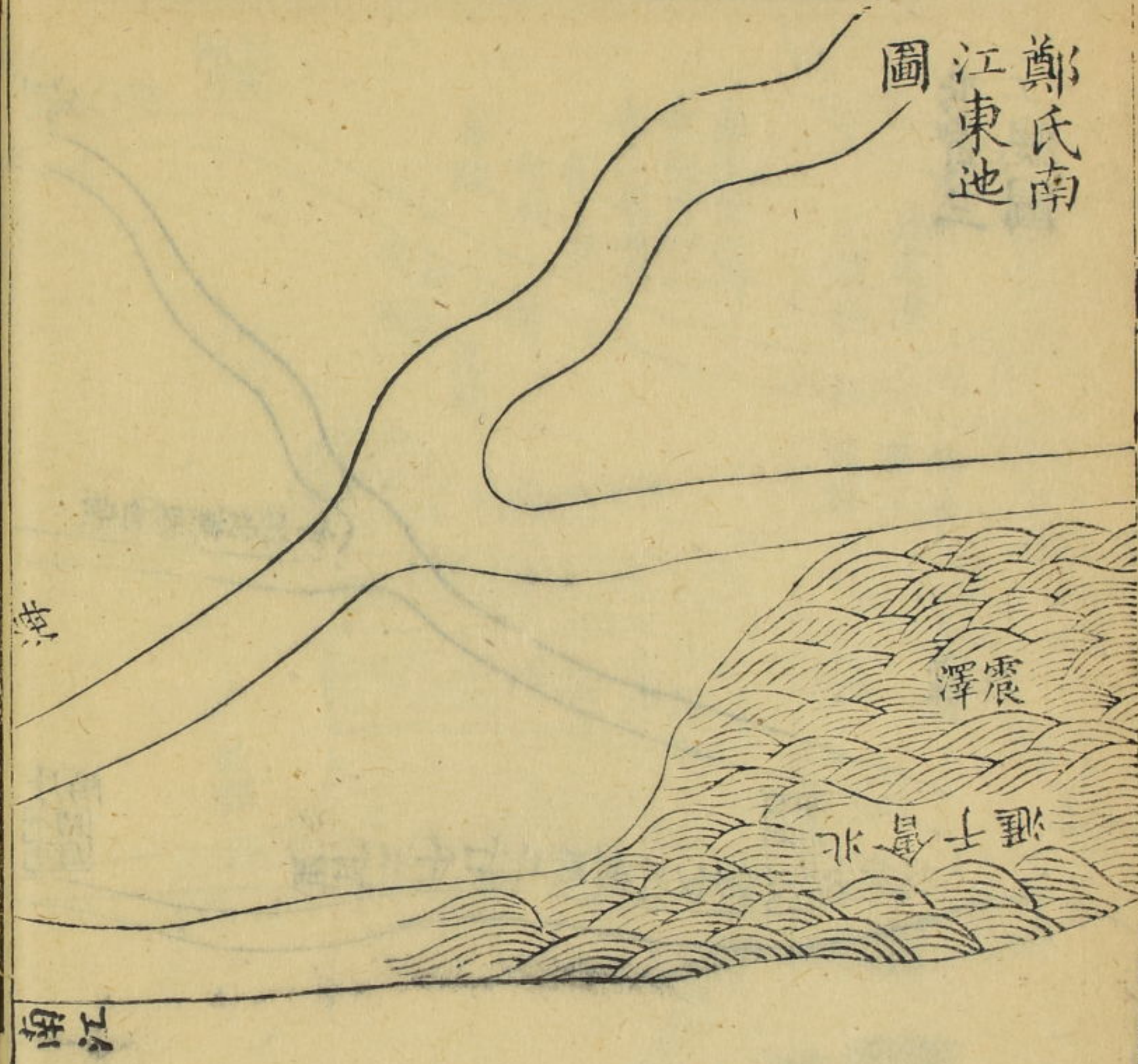


禹貢三
江總圖



鄭氏南
江東池

圖



東池

東池有燕
東池

過江

東匯澤為彭蠡
匯回也
漢與江關
轉東成其澤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是外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有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

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得爲文不得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以詞卽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卽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

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章說文曰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文錯畫也象交文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即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尚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尚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目

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
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
曰銘銘者名也卽此義也

釋名曰銘名也禮記
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孝經郊祀宗祀說

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
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
讀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毖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
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旣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
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
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未受命
也末無也况成王又幼有家難哉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

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
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
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
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卽不能定
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
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
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
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
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
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
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倅告成王成

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
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
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
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卽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
于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二辟不祀上帝又入明堂太室裸王賓亦
威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
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于郊與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
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末能受
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
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
于心未筆于書因福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囿于舊說不
徹經義是以說此教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
尙書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
多方曰爾乃屢迪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
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尙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
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
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救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尙書
疏及之而經義述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救
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
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

二未字指克枚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間公功廸將其後卽克枚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尙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

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肯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

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救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功也用眾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宗功作元祀是也

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

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卽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卽克救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

三才圖會 卷三十一
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釋詩書各句情事可見
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釋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
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
卽尙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卽肇稱殷
禮初基也清廟卽明堂維清卽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遜又
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傳訓宗禮爲尊
禮殊空也

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曰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閒字家大人云文
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尙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
後儒于此略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于洛誥
卽多士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
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部五十五年甲申爲
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厯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
此不知尙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厯算
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各日月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
五年此誠漢以來未發之義也

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乃單文祖德

福案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
宗是舜時受終之文祖卽周公宗祀之明堂也蓋居攝五年
作洛誥時尙沿文祖之名至制禮之後始立明堂之名也

禮記中庸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未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尙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

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

君疏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禋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爲始猶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爲落从洛起義義不專於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益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騂牛一武

王駢牛一前郊不言駢是白牡明矣

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城內廟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也宮保師擘經室一集並解經之作有見續集今并入卷中者如堯典四時解及釋訓下等篇有因書卷煩

多此僅存數頁者如南江圖考是也受業錢塘嚴杰

謹識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零七十四終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阮宮保擘經室集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二

庚申補刊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

撫本禮記鄭注者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今爲元和顧千里之從兄抱冲氏所藏予轉借影寫一部又慮其僅存之易絕也以墨於板仍取世行各本校讎出入爲之考異凡經文與開成石本每合明嘉靖時有單行經注本又相臺岳氏有附音本互相不同撫本爲近之矣又明南雍有附音注疏本乃俗本之祖而譌舛滋多今所論說祇以明是非差隱者至於撫本既是而又較然易知不更詳著或各本以外於正義釋文具得顯證則稍稍載之與夫本並無誤而後人不察輕爲譚議致生枝葉若柯山毛氏之輩連類所及亦刊正焉願將來治此經者有以覽其得失也嘉慶十一年八月陽城張敦仁序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南雍本世稱十
行本蓋原出宋
一庚申補刊

季建附音本而元明開所刻正德以後遞有修補小異大同耳
李元陽本萬厯監本毛晉本則以十行爲之祖而又轉轉相承
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別謂之俗注疏而已近日有重刻十行本
者欸式無異其中字句特多改易雖當否參半但難可徵信故
置而弗論其北宋所刻單疏見於玉海卅九卷有咸平禮記疏
一條云二年六月己巳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爲
正義元書未知今海內尚有其本否曲阜孔氏別有宋槧注疏
本每半葉八行經字每行十六注及正義雙行小字每行廿二
每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云云亦七十卷計必南宋初所刻向
藏吳門吳氏惠定宇所手校戴東原所傳校者卽此也與日本
人山井鼎所據亦爲吻合而彼有缺卷矣惜今
未見將屬孫淵如就近借出行且更刻之附記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五

學海堂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陽城張觀察 敦仁 著

卷上

曲禮上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唐石本無上字嘉靖本亦然
下題之自足分別不必預題 注晉舅犯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
上也釋文是矣檀弓雜記同 注晉舅犯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
釋文作咎案今正義中 分爭辨訟 唐石本初刻辯後改同此釋
字作舅是其本如此也 辨其辯訟字作辨乃相別此唐石本必磨改之意也嘉
靖本同此岳本作辨乃相別此唐石本必磨改之意也嘉
神後改共釋文作同此 是故聖人作 唐石本作注尤輕佻志利各本
惟傳校葉鈔釋 二十曰弱 盡如此案此五經文字所謂卅餘
文作仇與此台 二十曰弱 盡如此案此五經文字所謂卅餘
以爲二十字也他本皆不爾 注安定其牀衽也 嘉靖本同此岳本
十字者也他本皆不爾 注安定其牀衽也 嘉靖本同此岳本
所據宋板注疏亦然 注爲其失子道 嘉靖本同此岳本
讀定字逗安字下屬 注爲其失子道 嘉靖本同此岳本
是青經解 卷二千七十五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一庚申補刊

不衣裘裳便易

案正義云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云注武謂

每移足各自成迹

注毛居正云武迹也此注釋布字義不當又云武

不復出經文注例前後如此者多矣岳本於武上增布字亦未

是必加帚於箕上

同此釋文亦是於後改注宜問其安否無恙案

文以不恙作音正義云宜問路中寒熱無恙是釋文本作不

正義去之耳又下篇注謂道毋勦說岳本勦作勤岳所改也本

從力唐石本亦從力五經文字力部云勦見禮記經典之字類

皆假借惡容執勦勞一訓輕議改易且勦字說文刀部所無岳

誤所改注睇盼也盼當作眇此撫本之誤毛居正曰眇作盼誤釋

者其監本也誤與此同經典相承隸注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

之禮案正義復舉此注無士字又其上云今此明卿大夫與客

大夫卿耳又案賈疏公食大夫引此注有士字或當時有二本

與注客不降等則先祭十行以來本注憂不在私好本此行以來

衍情不正之言五字嘉靖本亦然因岳疾止復故唐石本初刻

本取正義語附載之遂誤入鄭注耳

同此案初注附杞中各本杞作杞釋文作杞蓋據之改也儀禮

刻誤也注附杞中各本杞作杞釋文作杞蓋據之改也儀禮

合乃宋時釋文不注取其罇地俗注疏本地作也誤下句取其罇

地可證凡嘉靖本岳本注聘禮曰君有言君當作若此撫本之

及十行本初刻皆未誤注聘禮曰君有言君當作若此撫本之

山井鼎所據宋板注如享禮各本享作饗誤此同升降不由降

不誤今未見也注如享禮各本享作饗誤此同升降不由降

階唐石本磨改降字頭有割則沐唐石本初刻磨後改注皆謂

傷恩也謂當作爲此撫本之誤釋文以皆爲作音前有摯獸唐

本初刻鵲後改同注大夫有名惡正義云熊氏云石字誤當云

此案初刻誤也同注大夫有名惡正義云熊氏云石字誤當云

正義本是石字今各二名不偏諱毛居正曰偏本云今本作偏

非也云云今案毛說非也唐石本作偏不作偏義亦無作偏之意

作音以前後偏字音相例可知此作偏矣正義亦無作偏之意

皇清經義 卷三十三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庚申補刊

其鄭云不一諱者乃以一解偏蓋一者皆偏有其一者也
毛誤讀注及正義造此臆說又引舊杭本柳文以實之不知柳
自作偏唐律謂之偏犯疏議云偏犯者謂複名而單犯舊杭本
特譌字耳岳氏公革例踵其說云合作偏又云不敢如蜀大字
輒改經文者其為誤不淺又檀弓下同此文亦可證注謂二名
不二諱也
正所校監本亦然今各本之誤毛居
案正義復舉此注為作謂是也各本誤與注嵩謂規也猶當作
此同山井鼎曰古本作謂依正義為之耳
本之誤各
本不如此
曲禮下 注僻僭倣也 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若子
路帥爾而對 嘉靖本十行本及山井鼎所據皆 注扱一枉一當
此撫本之誤 注皆為自貶損憂民也 各本為自作自為誤釋文
各本不如此 注皆為自貶損憂民也 以皆為自作自為誤釋文
鼎所據 注眾謂軍師 引熊氏云祗得死君之誤各本不如此正義
與此同 注子一人嘉之 各本子作余今案各本非也此當經
所據與此 注子一人嘉之 文作余注引觀禮作子前經不敢自
同亦誤 稱曰余小子經固是余字矣後經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疑亦
是余其誤與此經同也此經正義本當未誤故玉藻正義云凡

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者案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余不同
者鄭注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孔之
所言最為明晰此正義中予字非其舊也釋文云本亦當未誤故
經余無音注予有音次第在音注皆檳之下云予一人依字音
羊汝反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陸之此言亦謂讀注所引
觀禮之予同禮記此經之余也其在儀禮之予仍依字讀羊汝
反而無音矣若此為音經則次第當在上且又必當曰依字音
今或曰音余出注始合前後之例今皆不然可知其為音注無
疑唐石本作予乃當時經已有譌者耳如豚曰肫肥以注引春
秋肫字為經字經注遂不可通是其比也而岳本以來復改此
注之予以就經失之甚矣山井鼎曰古本經作余又曰注作子
與觀禮合彼直據觀禮改注又據注改經耳其古本異同之
近是者大抵此注祝告至于鬼神辭也 各本至作致唯山司草
類茲亦聊出之 注祝告至于鬼神辭也 井鼎所據與此同司草
俗注疏本草作艸最誤凡俗注疏本 相見於卻地 唐石本及各
字體不同此者大抵臆改今不悉出 相見於卻地 唐石本及各
撫本之誤又今釋 注眾介北面鏘焉 各本鏘下更有鏘字誤也
文從口蓋亦譌也 注眾介北面鏘焉 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毛居
正曰鏘作鏘誤與國軍本作鏘是宋監本與此同今案釋文音
經鏘鏘云本又作鏘或作鏘同七良反是正文有作鏘鏘注有
作鏘焉之本非無出也但正文既從鏘鏘而注仍作鏘鏘則為歧
耳聘禮作鏘士冠禮鄭注云行翔而前鏘焉可見鏘鏘則為歧
是書至平 卷二十七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三 庚申補刊

注疏本因其經從作耐者遂盡改正義中四附字作耐是為以

陸改孔失之甚矣後經衛人之耐魯人之耐唐石本仍同釋文

字又為人所改易也至義本蓋亦作耐而今十行以來本正義中

矣彈琴而後食之撫本之誤唐石本作后此飾棺牆置翼各本

有注云牆之障樞猶垣牆障家凡九字蓋他本取正義語附載

之遂誤入鄭注也撫本初刻並無此九字最是他本取正義語附載

本刻擠入之故其添補痕跡今猶宛然山井鼎是脩板時誤於他

九字謹按注云牆柳衣此注衍文云與此初刻為同矣注

如攝與三見皆疏本攝誤作攝案葉鈔釋文云與此初刻為同矣注

子游言且服字岳本此下有也舉者出戶俗注疏本戶誤尸自唐

同注春秋作戊嘉靖本及俗注疏有無惡乎齊俗注疏本皆與此

至十行本司徒旅歸四布此經唐石本以下盡同山井鼎云古

皆與此同司徒旅歸四布此經唐石本以下盡同山井鼎云古

本同今案古本足利本非也唯經文如此本故注云旅下土也

司徒使下土歸四方之博布矣何為復贅使下土歸四方之云乎

必當云旅下土也而博布矣何為復贅使下土歸四方之云乎

鄭注字無虛設豈宜有此且經文司徒下既有敬子二字注又

是考經解 卷三十五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庚申補刊

非有異也毛居正泥鐫為鏗鐫字未得假借之注至親无去

理正義所用本經注皆為踰字與或作者不同鄭知有德行云云

之誤各本不如此注祿謂有德行是案正義云鄭知有德行云云

行注婦人之職各本婦上有賤字又云本又有無婦所據與此同案釋

耳當是未本又有無賤檀弓上顏乎其順也後唐石本初刻積

字者但本未敢輒定注言居無常也各本常下有處字唯山井鼎所

改各本注以孔子不問誤各本問注耶叔梁紇蓋撫本之誤此注

據增也案此當衍衣字下文飾棺牆置翼注之正注大事謂

牆柳衣也義有明文不知者誤以彼注衣字入此耳

同此也。岳本亦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作其。因毛說改耳。案鄭言且字者。前後注屢見。又儀禮注亦屢見。賈氏所疏具有明文。毛不詳考。輒加臆改。誤之甚矣。山井鼎所據宋板且下有一字衍耳。而且則未誤也。

檀弓下 夫人

檀弓下 夫人

夫入

門石唐石本初刻右下有北面二字後改同此案正義以爲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爲經文者古舊本無庾蔚亦謂非經文

其言之詳矣此唐石本
初刻及改刻之故也
注言在喪伐之際
毛居正曰代作伐誤此撫本之誤與監本

同嘉靖本亦然其岳本各本脫注穆伯之妻之字卒哭曰成事唐石本初

刻曰誤日注虞禮所謂他用剛曰者十行以來本注日成事當

作曰此撫本之先王之所難言也唐石本初刻所下退人若將

隊諸淵唐石本隊作墜各本與此同注專猶同也毛居山曰司作同誤疑本作司案此說最誤正義云

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云云

爲譌錯詛父依之非矣嘉靖本十行本作司其出於建本與注

禮揚作騰騰送也同案俗本非鄉飲酒義注云今禮皆作騰射

五
庚申補刊

義注云今禮揚皆作騰可證也儀禮古文作騰今文作騰見燕
及大射二篇鄭彼經從騰而此注用騰者以訓送之字古文騰
為正若今文作騰是為假借義得兩通賈燕禮疏云騰與騰皆
是送義而其引此注字為騰者取順彼經文又謂騰騰同字也
此正義引彼經則未全誤俗本蓋依燕禮摠改成騰似是實非者
行本正義中尚未全誤俗本蓋依燕禮摠改成騰似是實非者
也又案燕禮注今大射殘字作騰不誤大射注古文騰皆作騰古
當是今耳漢石經大射殘字作騰不誤大射注古文騰皆作騰古
鄭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經其子成俗注疏本夫子疾莫養於
字互異者多矣恐難以相決其子成俗注疏本夫子疾莫養於
下唐石本初刻無下字疾上有一字斂手足形唐石本以下各
以斂手作音是其所自出也前經子游問喪具下此句唐石本
及各本作首彼正義云但使衣衾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令露見而
已此正義云但以衣棺斂其頭首也形也是三事故鄭注彼經以體解
作首不作手今案首也足也首言上之所始足言下之所終形
形此經不注者已具於彼也首言上之所始足言下之所終形
言中之所該斂法備此三者士喪可考然則正義作首為是彼
經不見於釋文故唐石本仍作首而各本注敬叔於昭穆以懿
亦仍之以此相決或釋文本彼亦作手注敬叔於昭穆以懿
伯為叔父惠伯為叔父云云是其誤而如此者久矣釋文無所

見未詳其本注謂火燒其宗廟各本火作人誤唯山使子貢問

之若何也注謂火燒其宗廟各本火作人誤唯山使子貢問

之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云云今案此於釋文正義無所見唯

唐石本為可據撫本與石本以下同者當是矣嘉靖本十行本

皆作子路蓋出於建本而十行本以下同者當是矣嘉靖本十行本

釋注疏也與國軍于氏本今未見就岳所舉注謂賣舍宅以奉

各條訂之絕少是者則可知其非善本矣注謂賣舍宅以奉

喪岳本舍宅注亦節也止亦行以來本亦作示誤其正義中標起

為示乃誤子弑父凡在官者唐石本及十行本同此正義云此在官

之甚者子弑父凡在官者唐石本及十行本同此正義云此在官

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注衣當為齊嘉靖本十

誤也此撫本之誤即正義所言或本者注衣當為齊嘉靖本十

岳本齊作齋俗注疏本同正義云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案正

義謂齊形近衣壞滅多筆其在者遂成衣字耳不謂初作齋字

壞滅其外而中衣獨在也岳本所改者不得其意釋文云依注

衣作齋音咨者禮記經注齊衰之字本亦作齋前已屢見故此

竟據正字說之耳必知齊為是者以鄭據喪服見今彼文作假

借之齊故也五經文字但云齋說文不云見禮記注則張參亦

從作齊之本下注姑姊妹在室齊衰與此注繆讀為木樛垂之

注承接各本仍皆作齊即岳本亦未改矣注繆讀為木樛垂之

卷二十一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庚申補刊

穆本當作不此撫本之誤不穆垂據喪服傳正義有明文嘉注

覬天哀而雨之案釋文以庶覬作音云音冀本亦作幾音同當

覬也曲禮下注云覬已後還上篇注云幸覬也王制注云覬其

見新人有所化也皆不言庶此注正義無文蓋未必與釋文同

矣王制上士中士下士唐石本初刻中下注其位爵同小

國在下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爵字在位上誤案此讀

可證注十二小卿也案正義云定本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此撫

本之誤即正義所云俗本者注并四十九此撫本之誤九當作

又各本盡然蓋公譌久矣則賜也不過九命唐石本初刻也

六其十行以來本誤同此則賜也不過九命唐石本初刻也

四字後亦弗故生也俗注疏本亦作示誤案注云亦不授之田

改同此亦弗故生也唐石本初刻也

亦俗本乃并正義中改爲示更誤天子將出唐石本初刻出下

案初刻涉下天子曰辟靡唐石本靡字磨改其初不殀天唐石

文而誤也天子曰辟靡唐石本靡字磨改其初不殀天唐石

初刻不可辨注天子乃曰舉樂以食十行初刻本舉下衍

以字爲脩誤甚葬不爲雨止唐石本止字磨改注晉侯夢黃熊

人國案此注正義本熊字釋文本是熊字釋文本是熊字

年之釋文正義亦復如此凡所論辨具於本書今詳賈逵左傳

注作熊既明義亦復如此凡所論辨具於本書今詳賈逵左傳

絕不相關其或因稱入羽淵牽連爲一者非也乃別說他事與此

妨是獸足以破之矣陸於左氏釋文不知有正義而岳本將所附

本此文有改作能者但知有釋文不知有正義而岳本將所附

音雄更全失陸意注則無門關之征征猶譏也此撫本之誤

同也各本不如此注使其材執堪地氣也案毛居正曰藝作執誤

改亦未是注質猶平也各本脫廢疾非人不養者唐石本廢作

部有廢字但經典多假借注云廢廢於人事爲田九萬億畝唐

蓋本不作廢唐石本未是也禮運廢疾者同爲田九萬億畝唐

本初刻億作萬後改同此案正義云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

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初刻之所以作萬也正義又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七庚申補刊

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為萬億鄭未注之前書
本既爾云云此所以必仍改為億也讀唐石經而訂其同異是
非當依此 月令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乃作音正義
類求之

云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
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
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云云是釋文正義二本皆
作乃唐刪定月令亦尚為乃字孟夏孟秋孟冬皆同然則撫本
與各本作反者蓋皆誤也近惠氏九經古義云呂氏春秋反作
乃下同或云當依呂氏者是也其引穆天子傳天子還云還
返連文月令是者非也 注蓋郊後吉辰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
穆傳不足據以證經 注蓋郊後吉辰也 宋板辰作亥此撫本
之誤正義可證少牢賈疏亦可 犧牲母牝 六經正義曰欠用字
證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誤 犧牲母牝 釋文用牝有用字建
本有用字案其說是也正義有唐刪定 注謂死氣逆生也 岳本
月令亦有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注謂死氣逆生也 謂作
為山井鼎所據同此撫本之誤 則雨水不時 案正義云此風雨
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亦皆誤 則雨水不時 案正義云此風雨
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
好風孟春行夏合寅氣不足故風少云云是正義本雨水作風
雨明甚釋文不見無可考呂氏春秋淮南 安萌牙 岳本十行本
時則訓皆作風雨唐刪定月令作雨水 安萌牙 同此嘉靖本

俗注疏本牙作芽并也唐刪定月 奮木鐸以令兆民 案此文以
合作牙呂氏春秋亦然下注皆同 奮木鐸以令兆民 奮鐸作音
考呂氏春秋作奮鐸淮南時則訓作振鐸蓋釋 注用竹箴曰扇
文本無木字者是也但無以知正義本之有否 注用竹箴曰扇
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同此案葦通用箴見集韻七尾乃當時
俗作十行本本正義中是葦字俗注疏本此注改作葦者是矣
注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案古字有誤各本盡同蓋直字之壞
牲讀以之句絕特下屬特者解直也應祀之特圭璧更易此犧
宋板特作時誤字耳山井鼎又云古本古作者告足利本同未詳
其所出或因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 注駕母無 案母當作母
皆引幣帛圭皮告于祖禰而為之與 注駕母無 案母當作母
上音牟又如字毛居正曰如字者讀父母之母平聲則音牟今
作母誤是也正義云今此注母無母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
誤牟字作母正義之意依爾雅牟為正故云爾其實牟母不異
釋文得之各本注皆同此唯山井鼎所據宋板是母字今未見
十行本正義中母亦誤作母而俗注疏本又將 注 命野虞無伐
及釋文正義中母無盡改為鶴母則誤之甚者 命野虞無伐
桑柘 各本與此同俗注疏本無作母唐刪定月令合作無彼前後
於前後歧蓋後人亂之下文無 天子乃率三公 俗注疏本率作
有敢情同又無有所私亦當同 天子乃率三公 俗注疏本率作
是書經 卷二十二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庚申補刊

作率彼前後亦歧俗本所改蓋也呂氏春秋亦然此率注則就牧之

牡而合之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正義云故

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牝字今注中明出時无他故无當作

亦皆誤為牝而正義與注乃不可讀

同注顓頊氏之子曰黎也俗注本正義中皆注中亦作黎其實作

黎者但異本耳左傳作黎國語作黎左傳釋文有注徵五十四

音此無音未必其本不作黎也下其神后土注同

微下當有數字此撫注祭醴二據此撫本之誤也嘉靖本及山井鼎所

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來本誤命司徒巡行縣鄙亦作巡唯呂氏春秋作循誤案唐刪定月合

旁而遂注舉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之舉當作與此撫本注古者

誤耳

上公樂山井鼎曰古本作古者上公以下疑此脫今案非也此詩假

義云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為上公祀為

貴神是身為百辟又為卿士唯其本無以下故云爾也其複舉

此注亦無以下至於詩正義所引不妨異本彼作古本足利本

者徒見詩正義之說以下者甚詳以為必當有遂取之增入而

不察與此正義反相乖違也或說之誤闕與彼同凡若則雷凍

此者足以滋惑故聊出之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公誤古則雷凍

傷穀凍刪定月合初刻凍後改凍今案呂氏春秋淮南時訓訓

凍閉字為之於六書皆為假借非暴雨正字乃作凍也又以別

唐刪定月合初刻凡解凍以下無不作凍更涉此而誤

貴賤等給之度岳本給作等級案唐刪定月合亦作等級後經孟冬

也岳所改是矣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十行潤辱暑各本辱作辱

如字本來誤皆同此呂氏春秋亦作級士潤辱暑釋文云辱暑

盡改為辱字可知釋文正義皆不作辱尚書時訓解呂氏春秋

淮南時訓乃從出也各本失之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可以

合作辱之所從出也各本失之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可以

美土疆十行以來本疆作疆誤其正義中尚皆據與此同

之呂氏春秋作疆淮南時訓作疆高誘兩注以界畔為義與

鄭此注強藥之義絕不相涉唐刪定月合作疆字與此同依鄭

義是鷹隼蚤薦案各本盡作鷩釋文云亦作鷩注創之淺者曰傷

各本與此同岳本注營室主武士非也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士

淺作殘誤字耳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庚申補刊

作事案正義曰案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可證其本作事不作土其標起止仍作土者誤耳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注亦因營室主武土也各本作土當亦作事也

注入地圖曰實

文之誤而隋圖又誤增之也

注師都載旌

家今此注鄉遂載物者轉寫誤也

注鄉遂載物

容故違周禮云鄉遂載物今案周禮有二本一本作鄉遂今賈疏者是也一本作鄉家此正義所引是也正義以此注作遂與賈本周禮初刻遂後改家意亦如此也

賈周禮盡改鄉家為鄉遂又改其所稱此注以鄉遂為遂大夫而不知正義所云專辨家與遂之是非故有鄉遂向存正義之舊之言初非鄉字為有異同也

鄉家不得因以後行賈本作鄉遂求之也

或有家不得因以後行賈本作鄉遂求之也

盛寒於水

山井鼎曰古本作陰氣盛寒於外足利本同今案此依前其祀竈注云夏陽氣盛熱於外也

注為較壤

文也

度

不云

非七

由未

鼎云

作且

則此

正義

異既

唐刪

作丘

則又

氏春

後人

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一庚申補刊

兵亦軍之氣山井鼎曰古本軍作畢今案亦者亦上畢好雨畢

見史記天官書其義也其孟秋注云營室之氣為害也句例與

此畢之氣又同各本作軍但形近譌耳通志堂校刻衛提集說

改作金字大誤毛斧季何毗瞻皆言集說妄改甚多乃太倉顧

伊人所為洵然矣近黃蕘圃氏收得宋槧惜未有津逮之者

雉雉雞乳音蓋其本誤多此一始通卦驗同釋文以雉雞始乳作

雞始乳三句以文不相屬故每句言始唐刪定月令亦然此經

中無後五日云云隔之故下二句蒙上不更言始正義本為是

也淮南作雞呼如呂氏春秋注此所以與同姓其也山井鼎曰

此句今本皆不可取證

所與同姓共者也今案

會子問注告生也并鼎曰古本生

依前後句例蓋是矣

主云云故也或此注正義本主在故告於曾子曰不以輕服唐石本

後改同此

注婦有共養之禮各本共作供此撫本之有司弗辯

也唐石本辯字磨改蓋初刻作辨也案注云辯猶正也蓋經用

字者因注之編字已不用辯也凡三禮中注畢獻祝而後止注俗

經古字注今字而為人所改者往往有之

脫問字注禮當言誅於天子也案鄭所謂言誅者曲禮之言誅

正義云則諸侯理當言誅於天子也彼注及正義具有其事故此

改言作請而山井鼎乃曰宋板疏請作言正義未誤也俗本妄

鄭語之過也或又因此并欲改注此謂君已大斂撫本之誤此

注言字作請則可謂不思甚矣

本不君大夫士一節也毛居正曰作君大夫士節誤彼謂監本

如此

述尚可驗注謂與祭者留之共燕案謂當作諸釋文以諸與作

與此同唯山井鼎所可以祭乎唐石本初刻可殤不耐祭唐石

據宋板作附依釋文未見也後改同此釋文云本或祭殤不舉

作耐亦同正義本即或作本而各本所自出也

舉下云有肺字唐石本以下至十行本皆與此同案此殤云不舉

又云以經云不舉無肺解經之舉也正義云謂祭此殤時不舉

下皆有肺字衍耳俗本又取以添經誤也肺春二字連文皆是

鄭據特牲少牢而為肺字並非經言肺而注乃言肺春也

或更謂正義本經有肺字者於注及正義皆失其讀

自卿大

是書經解

卷一百一十五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夫士之家嘉靖本岳本十行本皆無士字此處撫本刻改蓋初

本與此刻亦然案唐石本有正義復舉有有者是也俗注疏

後刻同注若今縣官官也俗注疏本注武王時賢史也各本武

成字非也正義復出此注作武又云史佚文王武王時臣云

唯撫本尚存其舊而十行以來本此脫去正義遂無知其誤者

又王藻正義同服虔注左氏云周殷人既葬而致事撫本此下

成王太史與此不同不可相證也

哭而致事七字以行字計數刺改添入也初刻無之唐石本及

各本皆與初刻同岳氏公革例云注中周卒哭而致事一人字

與國本大書而為經文曰周人卒哭而致事視注復添一人字

然則岳所見撫本未刻添也今案正義云注致事至致事可見

其本周卒哭而致事一句在注也其下云知周卒哭致事者又

云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說皆出於皇侃疏可見經文自來

無此一句也與國本改注為經而撫本乃依之刻添失之矣又

案與國本經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注無周卒哭而致事六

字他本則皆注有而經無故岳氏云云刻添乃兩有亦不可通

山井鼎曰古本經有七字足利本同彼非刻添而亦兩有尤誤

其正義下又云孔子既前含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

理者以子夏再問仍是據周故取注義合和說之今正義含作

荅者誤字耳或因此謂正義本有者誤唯今何休注則卒哭而

公羊宣元年注乃有之本非一家難以為據者矣

致事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同公革例曰及考舊監本注周字

義證之乃作則是其誤久矣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宋板作周以正

是也 文王世子 注四時各有宜學俗注疏本有下衍所

也 注掌以美詔王俗注疏本美作嫩非也周禮自作嫩鄭此注

師氏以美詔王以下者云云亦作美字也俗本并正義 注若唐

中盡依周禮而改之誤甚此固十行本之所未誤者

虞有夔伯夷俗注疏本夔下衍龍字誤依 注乃息司正 岳本正

字 注為小技能也案正義云正義亦長字耳 注乃息司正 下衍云

謫 正室守大廟唐石本大下有、似刻之誤也凡古書為謂多互

然有別此讀經 注織讀為殲殲刺也案二殲字釋文本作殲釋

者所當知也 注織讀為殲殲刺也文音經云則織依注音殲

之林反刺也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織讀為殲者是依徐音而改

也下又以鍼刺作音九經古義云今本皆從徐音誤為殲是矣

正義無文 注說合樂之所美十行以來本 反養老幼于東序 無

未詳其本 注說合樂之所美十行以來本 反養老幼于東序 無

誤唐石本以下盡然或欲去幼字者非也郊特牲云春饗孤子

孤子通於彼經可得此連言幼字之義鄭以彼既有明文故此注略而不復及通典引此注無幼字脫去耳凡書不可輒改而

禮運

夏則居櫓巢

山井鼎曰古本櫓作櫓巢

櫓巢者謂櫓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櫓巢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其上正義云夏則居櫓巢者謂櫓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櫓巢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亦作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爲窠也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所刻出於宋板者仍作櫓巢但注櫓巢二字分爲兩事王肅以此與鄭立異而巳初非改櫓爲櫓也即使必以爲解爲辭而家語不能據以改鄭所記之注又明矣山井鼎蓋未識此或又據太平御覽引作櫓以爲今作櫓者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櫓決以孔陸所讀之鄭注爲據云傳寫之誤豈鄭傳寫經已誤耶將孔陸傳寫鄭而誤也何御覽獨云傳寫之誤豈鄭傳各本皆作櫓亦並不誤注五日齋號齋作齋俗注疏本同此岳本齋者注上通無莫案正義云孝經緯文言之者證莫爲虛無正本元字作是也注上通無莫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爲虛無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各本與注陳靈公與孔寧各本寧作此同皆出於彼正本屢見未詳也注陳靈公與孔寧各本寧作云孔寧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寧各依字讀正義云此宜十年左傳文是其本作寧與又作者同即撫本所自出也

注以取弒焉

岳本脫焉字

和而后月生也

唐石本初刻后作後其改者曰此

十二食

還相爲質也

此無誤各本盡然唐石本損正義自如此或欲依五經義術引改質爲滑者非凡書以所引改本書

及以本書改所引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顧千里持此論予以之爲然注終於南呂案正義云終爲宮凡六十也者云云又云以此言之則南呂爲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釋文云南事律各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今各故事有守也十行以來本有本皆與正義本爲合無作事者故事有守也十行以來本有本并正義中盡改作卜筮瞽侑唐石本上畫通於而固人之肌可而十行則未誤也卜筮瞽侑唐石本上畫通於而固人之肌膚之會俗注疏本人下脫之字因十行注窮斯盜嘉靖本盜作以宋本斯盜作則濫案斯盜是也坊記云約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唐石本無有文二字案此於正義釋文未有不立此經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八字作一句讀上下相應矣無者是也其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則以禮本既立又須文乃行故連而說之實非於此先爲對舉且立禮與文亦爲不貫今各本多有文二字蓋唐以後本誤衍幸石本尚存得以取正

是書經解

卷二十一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三

庚申補刊

眾不匡懼

唐石本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嘉靖本作惟注謂杭

木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俗注疏本杭作抗案杭當作抗此

可證

注或因各云耳有案正義云今定本無世人二字蓋當時本

也

禮特性記二疏亦載是注士用於禁案正義解經云大夫士飲酒

說今各本則皆無也

解注云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

禁也

據此則其本注作士用禁無於字而賈氏鄉飲疏引仍作

士用

於禁且云故禮器大夫士掬名爲於禁云云是賈本有於

字也

蓋當時兩本並行耳今各本皆有則與賈合而與正義爲

不合

注情長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情皆作隋釋文作

如此

俗注疏本并改之爲隋則誤之甚者史記天官書前列直

斗口三星

隨此端允索隱隨音他果反漢書天文志同隨隋字

異義同斯

犧尊疏布帛案釋文作帳云本又作幕又作幕唐石

其證矣

人是其本作幕幕者帳之或體今正義中疏布帛者幕覆也二

別據儀禮釋文則

注皆猶誠也毛居正曰由作猶誤案以正義

隋唐間已亂之矣

注無常若孝子之爲也撫本

由注至今語猶存也

岳本也作焉注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常下

空二字

蓋初有衍字刻既成而注或爲詔囿十行以來本詔作

去之也

又十行本無作者誤注或爲詔囿詔案釋文詔囿音

圖本亦作詔

圖十行本所附釋文云本亦作詔圖皆當有誤注

未知其審

山井鼎曰古本圖作圖足利本同依釋文爲之耳注

呼龍嘔夷

嘉靖本岳本十行本嘔皆作嘔非也此正義釋文及

注皆爲溫藉重禮也

正義於注皆爲下云皇氏云溫謂承藉

反注同是與定本同也

今案皇本經作溫古字注作溫今字如

毛詩小宛箋之

溫藉正義引舒瑗云包裏曰蘊經中作溫今字者

古字通用云云

其說爲至當不易矣而彼釋文定本亦經注皆

作溫尤可證也

山井鼎於此經曰古本溫作蘊乃作古本者未

知此正義所云

定本作溫注月出西方各本出作生案下注云

字實言注而非

言經耳而風雨節寒暑時唐石本無節字案正

此相承接不當

改爲生而風雨節寒暑時唐石本無節字案正

山井鼎曰古本

作出而風雨節寒暑時唐石本無節字案正

月令正義孟春

引此無節字郊特牲正義引亦然唐石本依正

義本是也各本

皆有蓋因正義下云風雨應節而衍耳俗注疏

本并複舉者

注將以見觀嘉靖本十行以來本見皆作是岳本

亦添之誤甚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古庚申補刊

嘉靖本
本十行本

皆同此俗注疏本貢作貴案正義云近者謂近其貢寶也與其上句所云非因貢而來故云近之語相承接又其上文引周禮云各以其所貢寶語亦相承接是其本作貢明甚唯與今周禮爲不同不妨當日周禮自有此本也俗注疏本并改作貴但欲取合於今周禮而不知轉致

郊特牲 注賓爲苟敬

嘉靖本岳本皆

此正義本也。同此十行本初刻亦然。後并正義中盡剗改。苟作尊俗注疏本。仍之誤也。在燕禮記有明文。山井鼎曰。古本作苟。足利本同。又其所據宋板注及正義俱不誤。但此於彼所據爲缺卷。而仍稱宋板與其餘自卷三十三至四十中間所稱者未知究指何本耳。不敢用藝味也。唐石本與此同。下文作藝爲錯出。以鐘次之。唐石

本初刻鍾後改同此案五經文字云今經典或通用鐘爲樂器以今考之毛詩周儀禮例用鍾而禮記例用鐘此磨改之意也凡羣經之中其字之偏旁每經爲不同有如此者注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正義禮舉此注火出作出火或依之改者非也此非司燿成文乃注嗇所樹藝承上注建辰之月火始出而言今正義誤倒耳之功岳本藝作藝誤以戒諸侯曰唐石本初刻而后萬物興焉唐石本初刻

作後其改刻者同此注同姓或則多相褻也十行以來本婦盟饋正義本
字釋文有云一本無唐石本以下皆有出於釋文也注洗肝于鬱鬯嘉靖本及十行以注
以隋于主人各本無人字案依正義復舉此注言之人當是前
字之譌也蓋或因主非主人而輒刪之各本遂皆

少一注倮或爲詠岳本同此嘉靖本十注沛之以茅十行以茅
字耳行以來本詠皆作諒
誤
內則注自佩也山井鼎曰足利本自作目今案詳鄭意謂此經佩用之用目下諸物作目蓋是
也注拭物之巾也十行本初刻誤重巾字脩板改注適之岳本
上巾爲佩俗注疏因之衍誤甚
之下

衍也。注牟讀曰鑿也。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以來本鑿作鑿字
字。乃其所以據改也。案釋文云字又作鑿此及嘉靖岳本皆從之
出今釋文云字文作鑿者譌耳。可不必改也其曰字則與釋文
作如不同。正義未。注當以善者與宗子也毛居正曰與作與誤
複舉不詳何作。

者當時俗作析稌嘉靖本十行本皆同此唐石本杓作抄岳本
各本不如此俗注疏本亦皆作折案釋文云折之列又是
其本作折也正義云謂細析稻米爲飯是其本作析唐石本
也唐石本依釋文但各有所出仍不得以折改析唐石本
唐石本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左
庚申補刊

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作楠誤也釋文作楠五經文字楠上
芳味反見詩注下音仕從木從市聲市音姊亦可證也詩注在

木膏用薤唐石本岳本十行本皆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薤作

亦相承作可不改也下文切慈苦薤各本及注脾臍也山井鼎

正義中復舉仍皆作薤少儀有此文亦然注脾臍也山井鼎

臍作臍案今釋文作臍之臍今本及釋文亦作臍其實臍非也脾臍

云臍讀爲難脾臍之臍今本及釋文亦作臍其實臍非也脾臍

說文作臍臍而六脂類篇肉部臍下重文皆不收臍而禮注所

用之字注遠夾室遠當作達此撫本凡自七十以上刻以作已

後改注史孝厚者也孝當作惇此撫本之誤各本編薤以苴之

同此注史孝厚者也孝當作惇此撫本之誤各本編薤以苴之

岳本十行以來本皆同此唐石本初刻薤後改薤下編薤同嘉

靖本此作薤案五經文字廿部云薤戶官反從廿下薤今經或

相承隸省草作薤唐石本後改注牝羊也若將下云牝羊也

是也廿部薤音佳各本皆誤注牝羊也若將下云牝羊也

誤注謂夾之室夾當作夫此撫本之誤嘉靖本十行以記有成

唐石本記字磨改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唐石本初刻婦作父後

其初刻不可辨

注以禮見問十行以來水玉藻此篇岳本後附與國于氏改

改亦並非注及疏所云之次第最爲誤也注各一簋而已

今不具論樂記雜記喪大記亦不更論注各一簋而已

以來本一注殷則關恆譏而不征但正義中亦誤注所受君

命也各本命下注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案

文云黨鄉之細也退謂傍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傍側

也避君之親黨正義本與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傍側

添退字及未也字耳其避君之親黨一句詳一本或作之意似

謂鄭於此經黨字兩解之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爲一解也辟

君之親黨爲又一解也當以釋文之細者謂旁側也爲一解也辟

無此一句爲是但釋文有退字則非注以少爲尊也岳本同此

行以來本入大廟說笏非古也俗注疏本注必象裳色裳色

不重裳色非也讀以必象裳注必象裳色裳色

色句絕重裳色逗下屬也紳居二焉唐石本與此同注移之

言靡匪也嘉靖本岳本區作地釋文以靡地作音此撫注儀形

貌也案正義云以義斷割使義形貌云云注若陽氣之休物也

是其本作義今各本作儀者譌也

是書經解卷三十三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庚申補刊

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本休誤躡俗注疏本改為體更誤又岳氏公革例音釋條內載此無氣字而今岳本仍有之似彼脫去也正義云咆勃公子曰臣孽及唐石本皆從廿孽為經典相承如盛陽之氣

隸變見五經文字子部岳所改偏旁之明堂位注并五五字皆此類至汲古毛本而更不勝枚舉

二十五本并誤并載弧獨音唐石本初刻戴後改同此案釋文載初刻改刻

之意也下管象朱干玉戚唐石本初刻象下有一注刻薄盧為山也各本薄作構案釋文作構十行以來本正義亦皆作構

義不本薄也又雜注今浮思也各本浮作桴案釋文作桴音記注各本皆作薄

桴唯山井鼎所據宋板與此同其所據正義中又全作夏后氏浮字是正義本作浮不與釋文同撫本乃相承如此

之鼓足山井鼎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案詩有瞽正義引此作鼓足未可輒改其毛詩邪傳云夏后氏注三皇承必義者岳本

足鼓又廣雅鼓名有足鼓當各依本文注三皇承必義者義作戲案釋文作戲前月令注亦作戲岳所改是矣月令正義注戴

作戲而此正義作義或合刻注疏時此依注改正義耳

以辟俗注疏本載作載案釋文作載音戴正義中字作戴是其俗本依釋文同詳以載為戴者經用古字也注自當用戴

文未是也喪服小記注謂以無主後者以當作為此撫本

注言服之所以隆殺岳本隆作降山井鼎所據亦然案作降者功可知也正解經言服之所隆以包殺與鄭兼隆殺注別貴賤

為注之意十行以來本正義中降字皆隆字之誤耳

別上當有不字正義有明文注正親總小功不稅矣岳本與此此撫本之誤各本不如此

十行以來麻同皆兼服之山井鼎曰謹案此經文六字及注正本脫正字麻同皆兼服之嘉萬歷三本皆脫唯崇禎本具矣又

案疏意麻同作麻葛似是今案作葛者其所稱崇禎本汲古毛氏所刻也葛字誤唐石本嘉靖本岳本皆作同十行本正義中

復舉此經亦未誤山井鼎不得注以不貳隆各本隆作降案釋疏意耳又開傳有此文亦可證

作隆正義云論婦人不貳隆之義是正義本與注目所為禪者一本同即撫本所自出也山井鼎所據亦作隆

也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而后之墓俗注疏本后作後誤也岳本十行以來本目皆誤自

歧出唐石本以下至十行本帶澡麻不絕本唐石本以下皆同皆上後下后蓋相承如此

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正義釋經云故云帶燥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是釋文正義皆無本字注所云帶不絕其本者鄭以不絕其本解經不絕也或作本誤以注注文不編岳本編作編字人經而唐石本用之故各本皆衍注云今從疏及釋文案所說是也喪服殯大功章有明文又服問注為殯未成人文不殯耳

大傳

注紕猶錯也

與此同案釋文見錯也於紕字小注

中可見鄭此注本

注亦無之宗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

皆無字各本衍也

少儀

注嫌勝故專之

十行以來本注易

涉經文而誤耳

此汗澤

本此汗字撫本有脩改痕迹乃初刻作汗也嘉靖本十行

反一音鳥案一

注恃知而慢

各本慢下

為喪主則不手拜唐石

刻手作肅後改同

注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各本脫及字唯

此案初刻誤也

同弓則以左手屈執拊

唐石本俗

釋文及建諸本作頤嘉靖本誤作頤岳氏公革例曰疏本作頤

同而義異釋文以警枕之頤其旁下從火音京頤反以授頤之

本頤字其旁下從禾音役頂反則字異而音亦異又未知監本與國

經警枕之頤當如困學紀聞所說取義於憬然覺悟而其字假

借訓火光之頤為之與下經刀本之頤取義於憬然覺悟而其字假

文得之矣正義本此亦作頤蓋涉下而相亂監本與本及撫本

作頤又傳寫之譌六經正誤於釋文云頤警枕也諸本皆作頤

毛居正之意謂警枕監本從木為是又集韻三十八梗四十四靜

類篇木部皆云頤警枕據監本也皆失之今撫本釋文亦作頤

唯傳校葉鈔出於譚本者尚是頤不誤通志堂所刻竟依正義

鈔出於譚本者顧千里所定注謂編束萑葦嘉靖本岳本同此

此脩改萑作菅俗注疏本仍之案正義作萑釋文刀卻刀授頤

作菅十行脩改但知有釋文不知有正義非也刀卻刀授頤

唐石本頤作頤各本多同嘉靖本誤作頤六經正誤云頤作頤

誤是監本同此集韻類篇亦然案頤是頤非頤者刀本也刀鋒

連於本猶禾實連於頤故取義名之而鄭云頤環也者指頤首

以曉人也釋名刀其本曰環形似環也是其證矣劒首亦曰環

見莊子釋文曲禮正義正義謂頤是頤發之義注僎或為駟嘉

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駟作駟案注謂為君

正義復舉此注

卷三十三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庚申補刊

授幣

各本授誤受唯山祭左右軌

軌當作軌此撫本之誤當時

井鼎

所據與此同

注祭軌乃飲

案軌字誤也唐石本作軌嘉靖本

十行本誤同此岳本

注祭軌乃飲

文彼作軌注云故書軌此周禮

俗注疏本已改正

注祭軌乃飲

其實軌為正字範為假借其又省則作軌彼經自從正字而此

注仍引為範欲見與范聲同也正義云云見下即此注作範之

明證且此注若作軌或作範釋文皆不容無音可見此注作範之

與正義初無所異後來或依周禮改範為軌又傳寫謬為軌遂

不可通各本

注範與范聲同

嘉靖本岳本及山井鼎所據皆與

誤盡與此同

注範與范聲同

此同十行以來本範誤軌正義云

此云范大御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式前之範

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式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

字聲同而字異云云然注亦為柄尺之類也十行以來本柄尺

則正義本作範無疑矣

注亦為柄尺之類也

作尺柄誤案上經

取俎進俎不坐注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

唐石本岳本同此嘉

及正義有明文也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

靖本十行以來本脫

下有

折九介

本行以來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六

學海堂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陽城張觀察 敦仁 著

卷下

學記

注所以扑撻犯禮者

十行以來本扑誤

注以游暇學者

之志意

案暇是假之誤釋文云假戶嫁反舊古雅反正義云謂

與下經遊焉注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義

注官居官者也

疏本

有別今各本此注及正義作暇字者皆非

注官居官者也

唐石本初刻材

脫首官字因十行脩

教人不盡其材

唐石本初刻材

改此字缺而誤也

教人不盡其材

注情欲未

生各本欲作慾下注亦然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釋文

注情欲未

注孫

順也蓋初刻無也字耳

燕辟廢其學

唐石本十行本嘉靖本同此

正義云燕辟廢其學者譬喻也云云是其本作辟唐石本出於正義本而岳

注廢滅

本滅誤弛

及十行乃依釋文所改也但其注中譬喻并

注廢滅

本滅誤弛

下文罕譬仍皆作譬則於釋文亦為不合

注廢滅

本滅誤弛

是青經解

卷一百一十三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一 庚申補刊

唯其師

本行以來

注西折而南

此四字有脩改痕迹蓋初刻無

字亦鄭所加

善待問者如撞鐘

唐石本初刻注醜或為計以來

故初誤去

樂記

凡此篇文與荀子樂論史記樂書及裴駰注

本為下

比猶同也

同字有脩改痕迹蓋初刻誤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唐石本初刻無於字後改同此案今正

化物也者

化上當有

也義復舉此經有於字初刻未詳所出也

注舉事在其時也

疏本

本之誤各

注異謂別貴賤

下衍也字

舉作為案涉

其治辯者

案釋文云治辨本又作辯舊音通案廣

正義復舉此經作辯是其本與又作同詳禮文例用辯為通鄭

亦得通但準禮文之例實為乖違或別有出唐石本以下皆從

作辯之本是矣又史記樂書作辨徐廣曰辨一作唐石本初刻矣作焉後

而集解引此注辨偏也裴

而禮制行矣

唐石本初刻此案初刻涉下句

順史文耳未必本與陸同

注奮迅也

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本迅作訊案釋文以奮訊

誤

往者家從兄抱冲收善本經籍將次第刊行之不及而沒其收

得各種皆廣圻預審定者也去年廣圻道過揚州時陽城張古

餘先生在郡見詢羣經轉刻源流廣圻因歷舉凡先後所見以

對此撫州禮記鄭注其一也先生借而校之鈔之遂復刻之恐

是非莫決又附考異二卷專慮壹志唯為古人來者計而不知

其他賢者之用心弗可及也已乃覆校未得其人仍以屬廣圻

於是廣圻又何敢辭今刻成矣承先生前命識其後深感此書

得託先生以傳之幸而私痛家從兄之有志未逮也兄名之達

元和原貢生沒於丁巳春年四十五嘉慶十一年十月顧廣圻

謹書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是書經解

卷三十三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跋

一庚申補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庚申補刊

又作同訊迅古今字下經訊疾以雅以順成和動之音作唐石本初
正義本言之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
刻成作誠後改同此案今正義中復
舉此經是成字其唐石初刻未詳也
鄉方唐石本初刻下有故字後磨改去其字故字案今正義
中復舉此經有其字無故字唐石初刻及磨改皆未詳
然後樂氣從之唐石本損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以來本氣誤
後樂氣從之也皆尚作氣注送之以禮疏本改作報亦誤注
俗注疏本并改爲器誤甚注送之以禮疏本改作報亦誤注
熹猶烝也正義云熹謂烝動又云是使二氣烝動十行本皆作
烝是其本如此俗注注烝裂也山井鼎曰古本烝下有猶字足
疏本盡改爲蒸非矣注烝裂也利本同案釋文不烝下有猶字足
也是其本有猶字正義曰云烝裂也者勿體多裂又齊語稱裂
爲烝故以烝爲裂也是各本無者出於正義本明甚古本足利
本但知有釋文不知有正義非矣史記注合奏擊拊山井鼎曰
集解引亦有或作古本者兼取於彼耳注合奏擊拊謹案周禮
合作拊下合奏同今案此注中二合字皆合字之誤鄭周禮注
云擊拊替乃歌也鼓鞀管乃作也是合奏之義而此注引彼經
者正以合奏證會守上云言衆皆待擊鼓乃作謂待合奏乃作
也誤爲合字失鄭意矣又正義中諸合字今本皆同但義亦多

不可通蓋本皆是令字 注鏗鎗之類 各本鎗 注當謂樂不失其

孔本此注其未誤與 所案正義云此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集解引亦無 注

聞謹器則人意動作 撫本之誤與監本同此嘉靖本俗注疏 非聽

其鏗鎗而已也 唐石本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注疏 注事

伐事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 五成而分周公左右召公右

山井鼎曰古本分下有陝字今案古本非也鄭注云五奏象周

公召公分職而治也然則鄭本此經固未嘗有陝字正義云五

成而分周公左右召公右者從第二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

公居左召公居右也解經絕不及陝是其本無陝字釋文不爲

陝字作音以曲禮注陝有音及王制玉藻注無不有音相決是

其本亦無陝字又唐石本亦無之可見此經自來用鄭氏注者

並無陝字也史記樂書則有陝字詳彼之與此文句違互甚多

難語而同諸鄭本集解引王肅曰分陝東西而治或王所注禮記

之語而鄭本亦明矣作古本者未審乎此也又案曲禮是職方

鄭注云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引春

秋傳同玉藻注亦云伯上公九命分陝者然則此注象周公召

公分職而治者意含自陝東西矣正以經無陝字故不取自陝

而用分職而治立文也又何容因 注象觀兵盟津時也 岳本盟

他書多言分陝遂欲輒增此經乎 此岳依釋 注至于南郊牧野 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注疏

文所改 而引之注自爲文則用於字大學注云于於也于於二字在鄭

爲有分別俗本混而一之非也又禮記一經申于於於互見撫本

與唐石本同乃相承如此 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 案觀禮賈疏

而俗本多亂者今不悉出 堂與此正義有制字者異又此釋文不見未詳有否 而易慢之

心入之矣故樂也者 後唐石本初刻無者字 故德輝動於內 唐石

刻德作得後改 故人不無樂 後唐石本初刻耐作能 下如隊 唐

同此案初刻誤 各本同此 注上下同美之也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同作目

目案目字是也上下目者子貢見師 雜記上 注與使有之

乙而問焉是上目子貢問樂是下目 各本與作子唯山井鼎所據與此 注今大夫喪禮逸 各本喪下

同案釋文作子正義復舉作與 庚申補刊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此對縹布冠不縹唐石本初刻縹則史

練冠唐石本初刻史注筮史筮人也案史長筮字衍也經云則

服左執筮注云史家臣主筮事者賈疏云案雜記大夫士筮亦

云史練冠長衣是史主筮事也其不當有明甚山井鼎曰古本

經史上有筮字據今本注夫所附之妃十行以來本同此嘉靖

注之誤字以改經最謬注某甫旦字也且當作

本之誤撫大子號稱子唐石本初刻大注某甫旦字也且當作

本之誤六經正誤曰且作旦誤各主妾之喪則自附唐石本

靖本十行注載所包遺奠遺當作遺此撫本之誤六經正注齊

東曰武俗注疏本率帶嘉靖本岳本同此唐石本俗注疏本注

大夫而以纁為之緣案此大乃丈之誤丈夫對婦人下句云唯

此不相涉又者又婦服謂婦服非所應襲已識大夫服亦非所

應襲宜又譏而經無譏文故曰未聞子羔曷為襲之正言未聞

子羔之為大夫也各本乃因下注君所作離宮館也各本館上

注并改此作大字失之甚矣注君所作離宮館也有別字唯

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曾子問正義載注既鋪絞紵衾君至此

鄭志鮑遺問此注有別字蓋有者為是注既鋪絞紵衾君至此

君升乃鋪席俗注疏本無君至此君升五字因十行本錯人

者此經中之公注喪無接賓各本賓下介立于其左東上唐石

外商祝而席也注喪無接賓有也字介立于其左東上唐石

下至十行本皆同此俗經記下注王父既附則孫可耐焉

嘉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耐作附案作附者非也注自用耐字

不用經之耐字上句亦當作耐正義復舉之曰故云王父既

耐則孫可耐焉可證也餘注散等眾階眾當作栗此撫本之誤

鄭注所用耐字例亦然注散等眾階嘉靖本十行本誤與此

同岳本作視君之母與妻俗注疏本與下注謂王父母以下之

栗是也案謂當作為上經皆為疑死釋文云注為食父為王父

親諱母云云為王父母指此句也各本作謂誤耳又釋文父為

者指上注今釋文不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冠者已身加

重為字者脫當補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冠者已身加

冠也經文冠子取婦據父言之冠取妻據已言之分別極明此

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即上注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正

義所謂今鄭同之得其義矣而今本正義中世柳之母死俗注

復舉此句亦衍子字乃後人妄添非其舊也世柳之母死俗注

是書經解卷二十七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四庚申補刊

世作泄下及注同案釋文以世柳作音但云良九反而不音世
字是陸如字讀孟子作泄世泄同字也十行本正義中尚作世
俗注疏本盡注皆為嫁於國中者也為當作謂此撫本宣於大
改為泄非矣

夫者之為之服也

十行以來本宣誤官

宗人視之

十行以來本視誤祝注

一兩五尋

各本一作五皆誤也

注會謂上領縫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嘉靖本十行本上

領作領上案上者與在旁在下

喪大記

注或為北墉下

相對其領縫連文作領上者誤

士士之妻皆死于寢

唐石本

同此唯山井鼎所據宋板無北字

案釋文以為墉作音是其本無也

士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重士字可知矣十行以來本正

義亦誤

門見人

俗注疏本門下衍外字

注謂舉之不以柱地也

俗注疏本柱誤子

大夫公子食粥

俗注疏本食上衍眾士二字案下文云士疏食士即上文眾士也不知者誤因上文輒添於此

注關大夫君也

岳本山井鼎所據皆與此同古本亦然甚

正義

不辟

唐石本初刻辟作擘後改同此案正義云不辟者

可證

大夫士猶小斂也

毛居正曰缺也字案此有改刻非釋文

以不辟

先入門右

山井鼎曰足利本無門字謹案與注意合似是今案

石本皆有未敢專輒

巫止于門外

山井鼎曰足利本無于門外

又下文此句兩見

三字釋文云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三字今案正義復舉此經有

皆此句各本亦皆有而不見杜楮俗注疏本依釋文刪之又下

於釋文故足利本亦不刪也

禪踰月而可作樂

案正義云禪踰月而可作樂者禮弓云魯人

禪踰月而可作樂也又云定本禪踰月而可作樂者禮弓云魯人

十行以來本正義中多譌

君裏棺用朱綠

正義云定本經中綠

皆經三綠字也正義之意以定本為非蓋經末云士不綠若依

定本則作士不琢苟士棺有裏不琢何以貼著明不當作琢定

上文三綠則鄭自作綠可知釋文極字之音次第在注不在

是皆誤耳

經其本與正義同唐石本亦全注所以琢著裏岳本琢作椽依

是緣字當時固無從定本者正義中本作琢與釋文又作者同撫本及注上四注如屋山井

嘉靖本等所自出山井鼎曰古本作琢之義而妄改也義具正義注所以惑蚍蜉岳本同此嘉靖本

感注又曰設熬旁各一筐案正義云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

文非有異也至下文云當以士喪四筐設熬旁各一筐乃正義

解義之文各字其所添也今各本皆有各字者因此致誤耳

注則手足皆一足有一筐也作首正義云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

外皆設於左右旁也亦可證士喪賈疏引此注正作注形如爪

分然爪各本作爪此撫木之餘設於左右今各本皆誤注形如爪

亦云瓜合正義自作瓜此撫木之餘設於左右今各本皆誤注形如爪

與皇偶合非出於彼注綴貝落其上俗注疏本注是以又誤

為國岳本同此嘉靖本十君命毋誨唐石本初刻母祭法

注下有禘郊宗祖岳本同此嘉靖本十注當為禘祈案十

正義中禘作禘傳校傳本鈔釋文作依注讀為禘蓋轉寫誤也

此祭名字當從示周禮小祝儀禮聘皆從示禘之為言懷也鄭

注小祝云禘禘卻凶咎注聘云禘祭各也禘注猶卻也嘉靖本

之以除災凶此注云禘猶卻也可互相證注猶卻也同此岳

本十行以來禘郊宗祖俗注疏本宗祖作祖案正義云上先

本卻作卻誤禘郊宗祖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

通言耳又引此以證之然則鄭據此經注大夫適士鬼其顯考

宗祖立義俗本不知而倒之謬之甚矣注大夫適士鬼其顯考

而已正義云適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廣氏云諸侯之大夫是正

義本無大夫二字今案正義本非也經文但有大夫有祖考者

鄭又廣說大夫無祖考者之事上文云其無祖考者下文云大

夫祖考謂別子也此言大夫之無祖考者既非繼別子則鬼其

顯考而已與適士同於義非不合也庾據注別子而云諸侯之

大夫其解自通今各本注皆當室之曰之誤各本不如此此有

功烈於民者也有上當有皆字此撫注能刑謂去四凶此各本與

山井鼎所據宋板無此六字足利本亦然今案無者是也以此

知各本皆有

祭義

疏則怠

岳本則誤所

注猶祭也饗也

日井鼎

者之所出

本饗作鄉謹案釋文作鄉足利本似是不見未

知其本何作也

注謂

釋文耳各本無如此者又正義不見未

知其本何作也

夜而至旦也

無而字誤

濟濟者容也

諸公革創曰容也容以遠

經舊監本蜀大字本及越中注疏並作容今依疏義及石經等

本並改作容今案正義云王肅以容為容皇氏用王肅又云或

容為容字又云王肅為容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釋文云客

也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陸本與或及皇侃同耳其正義

所言王鄭之異必自不誤此正義注言想見其仿佛來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本俗注疏

強生同異淺人多所不憶故條說之今案顧說是也正義兩存
皇義者蓋以樂記注郊射為射官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
故耳其實彼注仍當依熊義言為射官於郊者據大學云云為
得鄭意於諸經注疏皆可通其皇氏所云於東郊者固無足取
矣諸疏文繁不能具錄
今載顧說俟學者詳焉
祭統 注齊或作粢 各本作 注謂有

事於君之祭者也 靖本十行以本皆無唯岳本有 而下有凍

餒之民也 唐石本初刻凍後改同 注一獻醕尸也 俗注疏本獻

十行本正義標起止有一字衍耳上經尸飲五節正義云此謂

上公九獻故以醕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云云可證也不知者

反據正義衍 夫人受尸執足 本受誤授 夫祭有昇輝胞翟闔者

唐石本初刻翟 注傳著於鐘鼎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案釋文正義本皆作傳又皆載作傳之本於下但 注得孔悝之

嘉靖及十行等本非出於彼自是形近而又譌耳 興舊嗜欲

立已 俗注疏本得作德案十行本正義復舉作得又 興舊嗜欲

唐石本同此各本嗜作者案此字釋文皆作者唐石 施于烝彝

本皆作嗜撫本亦皆作嗜各本互有出入不盡著

鼎 唐石本彝字改刻 注又刻著於烝祭之彝尊也 各本彝下有鼎

之誤因復字而脫 注略取此一以言之 各本此 經解 故德

也 彝尊也別為句 注略取此一以言之 各本此 經解 故德

配天地 撫本配下空一字蓋初有 則有環佩之聲 唐石本初刻

發号出令 各本号作號案 哀公問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

俗注疏本言誤焉并正 如此國家順矣 俗注疏本此下衍則字

義中亦改作焉誤甚 云國家順 注為謙辭 俗注疏本為謙誤謂讓十行

矣可證 注子貢 岳本辯 注而車梁不成 各本皆同此山井鼎所據

云但疏同今本今案作 作鐘鼓 唐石本初刻 孔子閒居 敢

與非也依今孟子改耳 作鐘鼓 唐石本初刻 孔子閒居 敢

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十行以本嵩高惟嶽 俗注疏本惟

義釋文中皆是惟字下惟嶽惟 必先其令聞 唐石本初刻問後

申同又惟周之翰惟作為更誤 必先其令聞 唐石本初刻問後

文皆是聞 坊記 注士有爵命之級也 岳本及山井鼎所據

以來本注恆多爲亂各本爲作唯山至于已斯亡唐石本岳
無也字本注靖本十行本已誤已注同案此注云以至亡已彼毛傳云求安
靖本十行本已誤已注同案此注云以至亡已彼毛傳云求安
而身愈危皆可證也今俗本毛詩作已者誤凡唐石本已二
字截然不亂此撫本亦然足知其善但已字在偏旁者或注交
與已無別耳今皆存舊無所改也俗注疏本作於已更誤注交
猶更也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民猶有薄於孝本十行以來
示民不淫也本十行以來注而獻酬之俗注疏本酬作醕正義中
相承殺其君之子奚齊唐石本初刻弒後改同此釋文以殺其
也子猶有殺其父者其正義中皆是弒字唯首一字作殺或後來
所改唐石本初刻蓋出於正義本而但改刻其一字作殺或後來
之注謂若鄭叔段者也六經正義本而但改刻其一字作殺或後來
矣此釋文作段誤同通志堂所而後祿也俗注疏本祿誤樂下
刻亦改正但未詳葉鈔何作而後祿也俗注疏本祿誤樂下
而後祿也俗注疏本祿誤樂下民猶淫泆
者誤皆同注大故喪疾各本疾作病唯山井鼎所據中庸 注易以進人十行
俗注疏本決作佚釋文云決本又 中庸 注易以進人十行
作佚同案古書多作佚或本蓋非

本人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係之係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本
誤又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係之係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本
義復舉十行本亦闕據下注素讀皆爲係與此相承注由此故
改作爲者是也其十行以來本下注倒讀皆二字誤注由此故
歟歟當作與此撫本注則魚躍於淵嘉靖本同此岳本十行以
此蓋注注人尙遠之各本重人字非也唯注晝曰正俗注疏本
用今字注瑟琴聲相應和也各本瑟琴作瑟案各本非也山井鼎
字注瑟琴聲相應和也各本瑟琴作瑟案各本非也山井鼎
足利本亦然云謹注裁或爲滋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注
案似非者得之矣注裁或爲滋嘉靖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注
殷之賢與賢當作胃此撫本之誤六經正義反各本不如此注若
司徒羞牛俗注疏本羞作奉案此因正義用文王世子注夫官
不可私也夫當作天此撫本必有妖孽岳本俗注疏本孽作孽
可壹言而盡也嘉靖本俗注疏本壹誤一十行本正義復舉此
讀爲一故用一字此不交唐石本初刻蛟後改同此釋文云鮫
言讀爲一者與彼互見魚本又作蛟岳本鮫嘉靖本俗注疏本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二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庚申補刊

蛟十行本闕注本由撮土俗注疏本由誤起十行本注本從一勺皆

合少成多自小致大十行本從字至小字在闕處俗注注亦如

此乎十行以來惟天之命唐石本初刻惟後改同此下不顯惟

基惟此文王緇衣惟注君子以順德岳本十行以來本同此嘉

亦然案正義復舉是慎字是其本作慎也釋文云慎德如字一

本又作順又案易釋文云以順德如字本又作慎是皆有兩本

也注積小以高大岳本同此山井鼎所據亦然嘉靖本十行以

大本或作以成高待其人然後行俗注疏本然誤而承注徵或

為登俗注疏本登作證下同案此如尚書徵庸鄭考諸三王而

不繆唐石本初刻注想思若其將來也俗注疏本注浸潤萌芽

嘉靖本同此岳本十為能聰明叡知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

霜露所墜唐石本同此各本墜作注人人自以被德尤厚嘉靖

行以來本首衍而字十注讀如誨爾惓惓之惓惓各本此下更有

鼎所據注言聖人雖隱遁嘉靖本同此十行以來本遁君子所

不可及者俗注疏本下衍之注此顯也各本顯作頌唯山井鼎

者是也此蓋詩云子懷明德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云誤曰十行

云溫溫恭表記欲民之母相瀆也唐石本初刻母作無後

人亦然注快於無敬心也各本快誤快後注以下欲民之母相

母荒亦然注瀆之言褻之嘉靖本岳本同此十行以來本末誤撫本正與

正皇恤我後唐石本初刻後注何暇憂我後之人乎俗注疏本

後正義云言我何暇能憂注取數多者各本無者字山注

移讀如禾汜移之移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注鵠胡各本

唯山井鼎所據胡作鵠案作鵠者誤也釋文於鵠字下云鵠胡

而不為胡字作音是鄭自作胡其義與詩候人正義引陸機疏

是書經解卷三十三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一庚申補刊

云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者同也郭氏爾雅乃作鴈易其義為沈水食魚則意全不主胡字故彼釋文以鴈字作音也此正義引郭語詩正義亦兼引郭語皆就此鳥之大概說之而不復細分胡鴈有異義耳其此正義下云今鴈胡在水中則必順此注文而不仍用郭氏之字今本相涉致誤若以此并注文改為鴈則全非鄭意矣凡彼所據宋板與此歧注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本言誤信注節以者每誤不悉出也

其行一大善者 各本節作即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案此解經疑作即注謂君受之各本謂作為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其古者誤也靖共爾位俗注疏本共作恭案此注云靖治也又云言敬之誤靖共爾位治女位之職事然則鄭蓋讀此共為恭之假借故釋文云共音恭本亦作恭同緇衣靖共釋文亦如此必三家詩說也其毛詩傳云靖謀也箋云共具又云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讀共為供之假借字全不相同此正義依彼箋說之蓋不得鄭意而釋文得之者但無庸如亦作本之竟改為恭字耳則不問其所費唐石本初刻同此後改去所字案正義復舉云改刻所亦已焉哉唐石本初刻已注此皆相為昏禮有與字出也

注其儉者之祭 十行以來本共誤恭正義云供儉薄之祭案正義用供字所讀是也此不得改作恭

衣 注言此緇衣者 緇上當有衣字釋文以衣緇衣則民有孫心六經正誤曰作民有慈誤案撫本孫心二字有脩改痕跡初

刻當與監本同也釋文云孫心音遜注同指注孫順也言之各本必更有如唐石作孫心者但誼父之書不詳耳今所有各本則固無不分二字近惠氏九經古義謂緇衣猶存古字毛居正從而改之其實誼父之說合於釋文唐石乃其是者至於說文心部有慈自是堯典五品不慈古文而非此所用未可傳合也正義本亦必是孫心但正義中不見釋此經之文蓋今本有脫落無從取證矣

甫刑曰一人有慶 唐石本同此各本日誤不訐于儀六經正誤曰作譽誤案毛說非也釋文唐注二不一也十行本石本皆如此作今各本作譽者依毛改耳

靖本岳本二作貳 一作壹案此撫本之誤也俗注疏本貳字改正一字仍誤又山井鼎所據并正義中皆作壹不誤大凡齊壹專壹皆正字作壹數之一二正字作一表記正義已具說之而古書有互假借為之者以後書又多轉寫相亂者當分別觀之也下注賤者無壹德也十行以來本作有國者俗注疏本國下一誤又政教當由壹也同嘉靖本亦誤

正義云言為國者云云無家明章義瘴惡唐石本初刻義作善甚唐石本至十行本皆未誤也

義如字尚書作皇云義善也然則禮記自作義東晉偽書乃作善耳皇侃以彼解此或又依之改唐石初刻致誤後刻者

是矣岳本與此同不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皆誤作善正義本亦必是義字云有義以賞章明之今本作有善則又不學者依

誤本經以改注言臣義事則行也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

字惟王之邛唐石本同此各本邛誤印今本釋可違也初刻作

猶可違後不可以追唐石本初刻無以字後改同此案此二句

可證正義復資冬祁寒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

舉亦可證唐石本岳本同此嘉靖本十行

帝俗注疏本昔在作在昔誤也唐石本口在上帝昔字損以字

乃盡倒注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德各本王下有之字案正

之謬甚奔喪有先後至者先當作賓此撫本之誤唐石

喪服杖於序東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

不及殯日嘉靖本十行以來本同此岳本及山

刻后改既除喪而后聞喪唐石本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

刻同此唐石本岳本十行本同此嘉靖本俗

唐尤錯出今以撫本與問喪注二日乃去笄纓括髮也各

乃去笄纓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笄纓

也山井鼎不舉此以鬼饗之俗注疏本

以正其非失之矣以鬼饗之俗注疏本

釋文云冠之古亂反別字無明文正義復舉有別字又云言免

是冠之流別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據此讀於別

句絕下云以次成人也五字一句蓋其本當云免冠之別而無

作細亦讀於細句絕云免冠之細者如玉藻注云黨鄉之細也

入故他本皆細別兩有撫本猶存異本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

趨唐石本後刻改尊至堂服問注首經除矣為父既練俗

疏本誤重此八注母既葬衰八升案正義云此言八升者誤當

字嘉靖本亦誤注母既葬衰八升案正義云此言八升者誤當

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為母衰七升也又云熊氏云
 為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為母也今鄭云為父既練衰七升為
 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皆為父卒為母今熊
 氏云父在為母其義非也今案此注孔讀改八為七其說非也
 能讀八升無改字者是也但以父在為母說之亦非也此注之
 義乃喪服傳父卒則為母賈疏所謂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者
 也彼賈疏云直云父卒為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
 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申三年故云則以
 差其義也下又云又服問注曰為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為
 母與父在為母同五升衰裳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為之受下又
 云開傳云為母既葬衰七升既葬以其冠為之受衰七升與此經
 同云云賈之所言最為明晰然則此注自是言父卒為母與父
 在為母同者經文有期之喪內包此一時期其衰八升而經云
 服其功衰則還服父七升衰也故須言此以明之其注下句所
 云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又廣陳凡期也尋檢上下此
 義實安孔氏之意當解父卒三年之內母卒即申三年故於此
 經及注義多難通遂以八為七之誤殊嫌專輒今但宜從賈不
 煩改 **注期既葬之葛帶**案期當作其其者其大功也故正義曰
 字云云也今各本其作期者誤字耳十行以來本并正 **閒傳**
 義中亦作期而無由知注之為誤字矣今特訂正之

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唐石本容體二字改刻其初刻不可辨

刻同彼 **注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山井鼎曰足利本容體作體容未知初
 以否 **注此竟言有上服**山井鼎曰古本兩言者謂經之言麻葛兼也
 倒者 **注最知有恩深也**各本最上有人字 **深衣 要縫半**

問 **注最知有恩深也**各本最上有人字 **深衣 要縫半**

下 **注最知有恩深也**各本最上有人字 **深衣 要縫半**

易曰 **注或低若仰**各本若作或案作或者誤

誤載此句是若仰可見監本亦不作或也俗注疏本 **五法已施**

又依釋文改仰為印不知釋文固曰本又作仰矣 **五法已施**

唐石本初刻 **可以擯相**唐石本初刻以下有為字案彼不見唐

石未詳其 **投壺** **注其他如有獲**俗注疏本他作它 **請行醢**

所出也 **注其** **注當其所釋筭之前**

十行以來本醢作觴案釋文云觴字或作 **注當其所釋筭之前**

醢唐石本作醢蓋相承如此耳下奉觴同 **注當其所釋筭之前**

俗注疏本之前作時 **注一黨不必三勝**俗注疏本必作得 **注握**

也承十行脩板之誤 **注一黨不必三勝**俗注疏本必作得 **注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庚申補刊

素也俗注疏本素誤數注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俗注疏本此鄉射記有明文

行脩板而多鼓唐石本此一字提行下○口又提行下取半又誤今不出鼓唐石本此一字提行下○口又提行下取半又

半連餘俱與唐石本合各本盡連者非也又十行以來本後取魯鼓半以下作○口○口○口誤重一○衍耳唐石本以及嘉靖

本岳本皆無與此正同儒行 注席猶鋪陳也俗注疏本自此至舉見舉用也句承十行脩板

而多誤案鶯當作摯正義曰云字從鳥摯注字從鳥鶯省聲也省聲也者言鶯蟲既猛鳥猛獸

但獸摯從執下著手鳥鶯從執下著手俱是鶯聲故云聲也正義此言不當鄭意鄭言此從摯省聲者謂其字不從執聲也但其

本作摯省聲則明甚釋文音鶯云與摯同音至是亦作摯省聲與正義本同也郭忠恕佩觿云鄭注儒行鶯從鳥摯省聲全不

可信果爾不特於正義所說難通釋文不見摯字亦難通矣今本正義中譌作鶯省聲而獸摯未譌依以訂正而引之其言獸

摯從執下著手者指前有摯獸鳥鶯從執下著手鳥者指鷹隼也鶯慕賢而容眾唐石本同此案正義云慕賢而容眾者以見賢

也思齊是慕賢也作慕明甚嘉靖本岳本十行本作舉最誤俗注疏本作慎靜而寬唐石本而作尚各本而下有

慕當是據正義改正也慎靜而寬唐石本而作尚各本而下有尚字岳氏公革例曰監本及

諸本有無尚字者建大字本與國本余仁仲本則有尚字及考疏則曰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今從之案岳所說非也此經本

是慎靜尚寬有唐石本可據監本及撫本皆誤尚作而建大字等本當因校改而作尚遂誤兩有耳不當從也唯山井鼎所據

宋板無尚字與此同又曰疏放此者言正義復舉慎靜而寬者云云也十行本正如此而亦尚之譌俗注疏本并於正義而下

添尚字注此兼上十五儒各本十下有有字注充誦喜失節誤甚俗注疏本喜上有歡字山井鼎所據與此同

之貌俗注疏本喜上有歡字山井鼎所據與此同注充誦喜失節云歡喜乃自以己意加歡字說之耳並非復舉注也崇禎本校

者乃誤取之凡正義有複舉經注如其文者有自說義而增減以順文勢者最當知此一例注哀公就以禮館之各本無以字唯

讀正義者最當知此一例注哀公就以禮館之各本無以字唯山井鼎所據與

此大學注誥猶止也止當作正此撫本惟民所止嘉靖本同來本同此唐石注或為寔俗注疏本為作案此因釋文改耳

本岳本惟作維注或為寔俗注疏本為作案此因釋文改耳本岳本惟作維

互異張忠甫儀禮識誤即欲畫人知其所親愛而辟焉唐石本

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岳本十行以來本辟作辟下文盡雖不中同案作辟者依釋文所改也注辟猶喻也皆仍未改

唐石本改刻去一惟石巖巖各本惟作維唐石本維字左半磨字其初刻不可辨惟新仍作惟而不磨改他篇亦多作惟豈相承歧出與注為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

則之俗注疏本承十行脩注則有大刑俗注疏本多若有一介

臣唐石本岳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十行以來本介作

耿介之臣見山井鼎所補今十行脩板此亦曰殆哉唐石本殆

正義殘缺乃無以知正義本與一讀同矣初刻是大大字今案注有殆危也正義解經亦云殆危則作大者

非矣但其本似以大作泰而注無殆危也之文今無以言之矣注秦誓尚書篇名也俗注疏本多誤凡此節注所注佛戾賢人

所為岳本十行本及山井鼎所據同此嘉靖本俗注疏本佛誤

曲禮佛其首注云佛戾也及此注是也其拂者以爲拂拭之正

字進几杖者拂之是也於佛戾則假借字即此下文是謂拂人

之性是也又假借費字爲之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注多自用

其正字俗本改者甚非經多假借故曲禮釋文經以拂其作音

云本又作佛也若於冠義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無此

說文則佛亦假借字誤皆承十行脩板今不出注佛戾賢人

誤近盧召弓氏謂當作鄉大夫其說以爲見大夫不當遺鄉注

於鄉先生始釋爲同鄉則上本不作鄉可見今案此說最誤鄉

大夫者鄉人之在朝爲大夫者也諸侯之上大夫卿故言大夫

而關卿矣非遺之也鄉先生仍是鄉人爲大夫者但致仕耳故

鄭注就下句爲解以上經已見大夫其人自明下經不知先生

何人故須明之也且其解貫通上下云同鄉老而致仕者即

謂鄉大夫致仕者也儀禮士冠此文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

爲鄉大夫致仕者也其解亦貫通上下而又補說經之大夫兼

卿也鄉射注云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以此中兼卿義其前

注故但取卿大夫成文也彼此相兼鄭注通例以此中兼卿義其

疑義即取卿大夫成文也彼此相兼鄭注通例以此中兼卿義其

禮雖無音決與此同可證者一也此正義復舉遂以摯見於鄉

大夫云見於鄉大夫可證者三也以及唐石本此及儀禮字甚完

疏云經云鄉大夫可證者三也以及唐石本此及儀禮字甚完

好皆並作鄉然則自來不問異說唯俗本儀禮疏鄉誤御不過

鈔胥刻工因形近舛錯而已倘專據之傳會成說始則誣賈繼

則誣鄭已破其所專據之謬矣今詳加辨析附祛學子之惑

昏義和於射鄉射俗注疏本倒素栗段脩段當作段唐石本作段

段或作注謂女姁女叔諸婦也岳本十行本及山井鼎所據同

段皆非注謂女姁女叔諸婦也此嘉靖本俗注疏本姁誤姑正

皇清系解卷三十三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左庚申補刊

義云女姑謂婿之姊也俗本并改姑謬甚注及正義皆謂爾雅云夫之姊為女公公姑同字彼釋文云兄姑音鍾本今作公是也陸氏此不作音注教之者女師也嘉靖本十行以來本教蓋其本作公與注教之者女師也下衍成字岳本教上衍

其字唯山井鼎所據與此同后聽內職本職誤治注有象天數是也正義復舉者如此可證

也十行以來鄉飲酒義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十行

本脫注君子謂卿大夫也岳本同此嘉靖本夫下有士字十行之字注君子謂卿大夫也本有卿誤作鄉俗注疏本承之山井

鼎所據宋板無士字卿亦誤鄉其古本亦然云二本恐非當作也蓋脫士與注同耳注下句卿大夫士飲國中賢注不敢專大

者唯俗本卿誤鄉各本及山井鼎所據即不誤也注不敢專大惠山井鼎曰釋文鄉各本及山井鼎所據即不誤也注不敢專大

之非亦甚矣今案山井鼎此論甚是宋板注疏附此釋文誤連注未既釋文元書及經注各本其存即十行以來本注疏亦不

接連便非難辨其不得越之而下取周禮云云入注明矣乃陸字乃釋文標題其不得越之而下取周禮云云入注明矣乃陸

自引周禮解鄭此注之鄉州黨如其上在于庠之下先引鄭注後自引學記以解庠序同是一例無煩遠舉何至認作鄭注生

此輟轡乎校古本者亦可謂不善讀書矣或謂山井鼎所據不附釋音故此當作注不知不附釋音而又開載一二條在宋刻

書中最多如此者今山井鼎所據既無由驗果不附以否而況用此又不足決其必注乎凡書必博稽而後知其例知其例而

後是非無惑否則隨所見而懸射義士以采繁為節唐石揣之正難免於因誤立說也

靖本十行本同此岳本俗注疏本繁作注謂騶虞曰壹發五犯

繁依釋文改也其實繁即繫之假借案正義云案經下文云或從犬犯當作犯俗注疏本誤與此同嘉靖本十行本作犯岳本作犯

案釋文作犯岳所改是也但集韻九麻出犯犯二文云或從犬豈當時經注本公罔之表揚解而語案正義云案經下文云公罔

有作犯字者與公罔之表揚解而語案正義云案經下文云公罔聲云云是正義本此經無之字也唐石本有之字不與正義本

同蓋意謂鄭言凡人名中有之者皆為發聲不以上有下無相或與唐石同而為各本之所自出也注百年曰期頤日多一

頤字釋文亦然蓋曲禮自十年日幼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日期皆以一字為目自學至頤皆言作用奉養之義非

名百歲為期頤也詳見毛詩正義今案毛所說大誤曲禮七十曰老以上上舉其名下舉其事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

日期頤三句但有各而無事所以然者以事須十年學而始有至七十傳為己了也上下句法判然有別可見古人文字之精

皇清經解卷三十一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六庚申補刊

密但其餘以一字名期頤以二字名者一字足盡則以一字名
之一字不足盡則以二字名之凡各皆然也至此經旌期不連
頤者古人之語自有如此者耳鄭彼經連讀而引之為此注正
是言期者期頤也若去之於彼經此注皆不可通矣毛又於詩
釋文云蓋人生以百年為期至此則唯頤養之而已不可勞也
洵如所言八十九十日老者既憫忘矣尚可勞乎孝子尚不當
唯頤養之而已而必待其至百年乎離經畔道甚矣乃知鄭君
連讀期頤解為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者真至當不可
移易也注稱猶言也行也也越本建大宇本注云稱猶言也行
者也言行也以越建本比監與余本上多道猶二字下多言行
也三字參而論之互有得失云云又云與其逸道猶二字寧若
衍言行也三字今姑依越建本今岳本正如其說而山井鼎所
據亦然他本皆與此同案岳所說非也釋文以經稱道作音云
如字稱言也行也可見此之合於陸本也正義云年雖甚老行
道不亂云云初未嘗以稱為言以道為行可見正義本與釋文
非有異也越建本失其讀而妄加五字有失無得岳氏反謂越
建本所謂道猶行也為是不知言行也三字固非而道猶二字
又甚不是也故射者各射己之鵠六經正誤曰作各己之鵠欠
今訂正之刻痕跡是初刻監撫同脫射字也凡撫改刻而知
其所不然者詳言之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矣求反諸己而

已矣唐石本同此各

注畫曰正

俗注疏本畫下衍布字案正義

明俗本並正義亦添之最

燕義

司馬弗正

唐石本初刻征

文云弗正音征正義復舉作正云正役也此唐石磨改之意也

聘義

注賓至廟

門主人請事時也

案正義云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賓

義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案正義

注公當

相再拜聘君之恩惠

也再拜

句絕次拜下屬

勇敢強有力

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

唐石本

初刻力下

圭璋特達

俗注疏本

圭璋雖同字而此經以唐石本及各

注惟有德者

案惟當作唯

者各本皆誤

喪服四制

三年而祥

唐石本

初刻而

此皆可

得而察焉

俗注疏本脫皆

經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字

唐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張觀察禮記鄭注考異

七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百六十六終
題云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注一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字
案互異者數標題與不數耳
岳本皆無字數嘉靖本無此
計其每卷有但小異今不出
卷并釋文四卷
案或目此爲宋監本最誤蓋不知此一葉元連
之耳今訂正凡此撫本與宋監本有同有異略見毛居正六經
正誤中茲於其異者未悉出因毛所舉大槩皆監之誤而此多
不誤
故也
淳熙四年
案孝宗丁酉也或目此爲北宋刻
而南宋脩改亦誤當據此訂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百六十六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易章句敘目

卷一

上經章句第一

卷二

下經章句第二

卷三

彖上傳章句第三

卷四

象下傳章句第四

卷五

象上傳章句第五

卷六

象下傳章句第六

卷七

繫辭上傳章句第七

卷八

繫辭下傳章句第八

卷九

文言傳章句第九

卷十

說卦傳章句第十

卷十一

序卦傳章句第十一

卷十二

雜卦傳章句第十二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七

學海堂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循著

上經



乾上

乾

行之不

元

二先之坤

亨

二先行

四從之

為亨

二利

四從

二而

人

坤成屯

屯變通

於鼎家

人變通

於解不

更以乾

上之坤

三上

從二而

亨乾成

四

之坤初

是為利

也其失

道成小

畜貞

屯通

於鼎鼎

二之五

而

復夫謙

而變通

通

於蒙二

之五而

後革四

之蒙初

為貞

利而後

貞者

也

初九

潛龍

二不先

言

四餘

九二

見龍

在田

見則不

潛矣

謂成

利見

大人

承上

在田

放

此

九二

見龍

在田

屯地已

治故

稱田

利見

大人

而

言

屯

則變而

通之

於鼎

九三

君子

終日

子矣

君子

終日

謂

坤

見

大人

謂

鼎

二之

五

九三

君子

終日

謂

坤

由

焦

孝廉

易

章

句

一

庚

申

補

刊

一

庚

而成既濟三乾乾則坤成屯乾成家人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
 成離日而終乾乾則不復有乾惟屯通鼎二之五成遯遯上
 仍有乾是乾而又乾也乾而又夕惕若鼎則陽易為陰陽即惕
 乾則屯雖終於日鼎成咸未終夕惕若鼎則陽易為陰陽即惕
 出之惕讀如逃遠厲兩乾成家人坤成屯不變通則成无咎能變
 也謂旁通於鼎也凡三既濟終止道窮何危如之无咎通令
 鼎成咸九四或躍在淵利貞九四明上從二為元亨屯三從鼎五為
 則无咎五為利貞乾成革坤成蹇蹇與革不相孚故疑疑則必變通於
 蒙蒙山下出泉淵即泉也躍上也蒙二在坎為淵上行於五是
 躍此在無咎能變九五飛龍在天離有飛象坤成屯則乾成家
 淵者也通也九五飛龍在天離有飛象坤成屯則乾成家
 故在利見大人承上在天而言九二之利謂坤成屯屯變通於解
 天九亢龍亢高也乾成家人上巽有悔九三謂屯變而通於解
 九亢龍為高坤成屯下震為龍有悔九三謂屯變而通於解
 九用乾之二見羣龍成屯見也用二四而不用上則坤无首吉
 坤四上入坤見羣龍成屯見也用二四而不用上則坤无首吉
 首坤見羣龍則乾成家人家人無乾也若
 坤成明夷乾成需需下乾則有首不可用

三三三 坤上

坤元亨乾元亨則坤成屯蹇坤承之利此馬之貞
 二之五上皆成乾馬由牝而馬由牝馬而屯君子有攸往易言
 蹇成既濟是為利牝馬之貞為坤之元亨利此馬之貞
 小人皆指五五得位為君子失位為小人成屯蹇
 則坤以小人化為君子有攸往謂屯三蹇初也先迷之五而
 屯三先往睽二不之五後得主謂鼎睽二利得主西南得朋
 而蹇初先往如是則迷後得主先之五利則利西南得朋
 坤也乾二之東北喪朋睽五喪馬即喪朋也知得而又知喪則
 能盡安貞吉承上喪朋言也安猶定也睽喪馬自復而後蹇成
 利初六履霜霜猶喪也謂乾上之坤三成謙堅冰至上乾為冰謂履
 至臨之至履二之謙五即臨六二直方大乾二之坤五為直坤
 二之五成謙則薄不薄故堅六二直方大成屯變通於鼎為方
 方即旁也謂旁通也習重也重乾重坤乾无不利履霜後
 由直而方乃成其大不習二先之坤五故不習无不利履霜後
 而不直雖利而非无不利習六三含章章文章乾二之坤五也
 以二五言坎成需仍為習坎六三含章章文章乾二之坤五也
 之通於鼎故可貞貞謂成既濟屯通或從王事舍屯三而從鼎
 舍而不盡可貞於鼎乃可成既濟或從王事舍屯三而從鼎
 二庚申補刊

經解

卷三十七

焦孝廉易章句

二庚申補刊

不盡而變通於鼎鼎二之五而後屯三之鼎上屯成既濟而終

即坤之終坤終而鼎鼎有始是无成也此申言六二直方之義

六四括囊象括法也亦至也乾二不之坤五而成復則無法復

通姤姤二之復五無法改而有法矣故括囊无咎无譽復通於姤則无譽改而為无咎

先言无咎者經六五黃裳五則有以黃此裳元吉此謂上六龍

戰于野謂乾上之坤三成謙也謙三互震為其血元黃坎為血

黃謙三互坎兼用六初三五利永貞永九也成兩既濟則不可

互震故有此象用六初三五利永貞久用九已見羣龍无首則

坤已成屯此時所用者坤三也俟鼎三之五而後三乃用之鼎上則貞而永矣

屯元亨鼎二之五為元利貞變通於鼎鼎而勿用有攸往之五則

三不可往申明君利建侯屯成既濟之五則

初九磐桓磐桓不進也勿用利居貞利建侯以居貞明象辭之

既濟居而後貞故利六二屯如遭如轉而變通乘馬班如馬

謂鼎鼎成泰坤乘乾也匪寇昏媾匪猶非也失是故非昏代也匪

至昏媾則女子貞不字與屯屯成兩既濟不復有始故不字十

年乃字承上匪寇昏媾而言鼎鼎不成既濟而成泰上坤為十年

六三即鹿從屯三在艮山震足之間无虞虞度也无度即无

獵無虞人易辭例如是矣萃四己之初而大畜惟入于林中亦

成家人仍以家人上之屯三是不戒不虞也君子幾不如

舍人而變通於鼎鼎往客俟鼎鼎二之五而後三往乃吉不俟鼎鼎二

之五而三遽往成恒六四乘馬班如泰故於六四發之求昏媾

雖能變通然已吝矣六四乘馬班如泰故於六四發之求昏媾

往吉无不利否四求之故往吉九五屯其膏膏與高同謂家

三庚申補刊

書青經解

卷二十七

焦孝廉易章句

故三不進不使家人小貞吉謂屯成既濟鼎成咸大貞凶謂屯三之家入上分而來之屯三也
上六乘馬班如鼎或先成恆後成泣血漣如
乘馬班如矣謂成泰而後旋不如成恆即變也初三五明當位之變通二四上
明失道之變通

艮上

蒙亨革通於蒙匪我我即觀我生之我革孚蒙蒙二之五成觀則亨矣

求童蒙二之五為童蒙求謂革四來之初應五也革童蒙古有謂二已求我童蒙來則有我初筮告

來之五求我童蒙來則有我初筮告筮則謂之告告再三瀆坎為瀆瀆初四先變二五後變則筮於示也與觀同

則筮於三矣再則先成損三瀆則不告既瀆則不利貞革變通則先成泰泰二之五上坎

濟成既

初六發蒙發猶著也謂利用刑人刑成也謂初之革四

桔說兌也用兌即革四也說讀如脫去之脫革去故而通蒙革四之蒙初是極枯而後用說也易辭例以假借為以往客不

鼎二之五而三遺往同九二包蒙吉包容也一云納婦吉五納

子克家五之二為婦二之五則為子觀革相錯為家六三勿用

取女居取猶求也女謂革四之蒙初見金夫而取女成泰下乾為金

謂所以不可取女者取則見金夫矣取不不有躬躬身也二之

從之成蹇為有躬先成泰泰无攸利革通蒙為利雖通而二六

二之五成既濟無有蹇矣六五童蒙吉童猶子也易乎上九

四困蒙吝革蒙相錯為困金六五童蒙吉童猶子也易乎上九

擊蒙擊謂上不利為寇先成泰泰二之五則坎為寇利禦寇蒙

成泰而益不為寇矣益不能通恆使恆成泰致寇至利禦寇不

則恆之為寇由益不能禦也恆二先之五有以禦之矣

焦孝廉易章句

庚申補刊

三 乾下

需有孚

孚即旁通也謂

光亨

光廣也有孚於晉則廣大

貞吉

既濟故貞亨則

利涉大川

晉成益亨矣益通於恆則利益

初九需于郊

郊即自我西郊之郊謂需由小畜上之

利用恆

晉故利恆二之五成咸

无咎

不利用恆則咎矣晉四不九二需

于沙

沙猶斯也旅斯其所

小有言終吉

小有言謂賁小而上

有言不信既變而孚於

九三需于泥

豐四之井初為井泥謂不

致寇至

豐成明夷井成需需二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為血小

三血不出矣故需于血

需通晉二之晉五仍血

九五需于酒食

去惕出穴亦坎也坎五於三為血在二為穴

謂二之

貞吉

晉成否需上六人于穴需二先之晉五五坎為穴

為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客對主而言謂二也二之晉五則為主

人據在需二故言客也速謂咸成咸則

速矣不速者二之晉五不成咸而成益也凡二之五稱來

客在需二三陽為三人既來為晉之主

人亦三陽為三人敬之

晉成益仍與節二之旅五而旅四之初同

終吉

需咸既濟而吉

訟有孚

與明

望惕中吉

望謂二之明夷五望其欲望

成益益上之三

利見大人

謂與明夷旁通

不利涉大川

兩既濟終止故凶

三

成需故不利

初六不永

永即恆也謂成

所事

所即斯其所之所事者變而通

二之明夷五則不失

小有言終吉

小謂明夷斯其所變通於訟訟

事於明夷五明夷五既變通於訟則雖失道小有

九二不克訟

言亦得終吉矣明夷變通於訟與需變通於晉同

訟謂二之明夷五

歸而逋

歸謂二之明夷五逋猶遷

其邑人

三百戶

邑益三五坤也上之行成既濟三也百為定數成既濟定故言

三百戶

皇清系解

卷三十一

焦孝廉易章句

五 庚申補刊

百三行而定故言三百兩次行成益又行以定无咎終凶則有
之而邑有人故云邑人三百戶凡初之四稱戶无咎終凶則有
通由通而定終則有始故无災眚歸而六三食舊德不食之食
舊德猶昔也噬嗑成頤又成明夷在井為舊井在噬嗑為腊肉食
舊德猶噬腊肉緣不食而舊舊而食則不舊矣德謂二之明夷
五貞厲明夷成既濟而貞訟成益而厲益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益通恆恆二之五而後益九四不克訟上不克三而復即命即
上從之與坤六三義同也命謂二之明夷五也復則渝安貞吉
有命上不克則初之四從之渝安貞吉渝變也安定也益變通
而貞乃九五訟元吉則窮變而通之於訟則轉為元吉元在訟
不在需故上九或錫之鞶帶過為責上之困三之比例用二赤
紱鞶帶所繫也自上錫終朝三褫之褫猶奪也需二之
下不成益非馬蕃庶矣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 師貞謂師成既濟也丈人無咎先成泰
長也長人而後貞則吉則咎

初六師出以律 師以出為生入為死律法也 否臧凶 臧古藏字即
也泰二不之五而否成既濟此否之所以為否也師成 九二在
升為藏由升而成泰則同人成既濟是藏而否矣 九二在
師中吉无咎 中謂五也三不王三錫命 在師中則有命王謂乾
之五上乾為王鼎 六三師或句 輿尸凶 或之者疑之也謂二不
上之屯三故三錫 六三師或句 輿尸凶 或之者疑之也謂二不
三師成升上坤為輿尸猶施也謂上之三也二六四師左 句
先之五則施而無坤輿二未之五而施故為輿尸 六四師左 句
次无咎 易以初四為左三上為右同人四之師初成臨家人故
為師左即夷于左股之左也家人通解成咸咸下艮
故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 謂成利執言 變通於鼎故利四不之初為无
咎 咎長子帥師 震為長子謂師成屯下震也帥師謂二之五
輿尸 輿尸先成升也升不變通而二之五成蹇上坎下艮故貞
凶 田有禽利執言所以无咎者長子帥師也惟三未輿尸而二
之五初從之成屯為長子若先已輿尸成升則二之五初從
之不成屯而成上六大君有命 謂二開國 國謂上坤二承家師
既濟故貞凶也

焦孝廉易章句 庚申補刊

屯則同人成家人 小人勿用 屯宜通於鼎鼎二未之五 承謂三承之也 為小人則屯三未可承也

比吉

比之言輔也但為輔則初三不原筮 原再也筮變也一變

鼎每兩卦旁通皆一筮 元永貞无咎 鼎二之五為元屯成既濟

再筮而後終此為例 方來 方旁也謂旁通大有大有二來

不寧 寧定也 不遠 方來 之五又旁通鼎二來之五 後夫凶

夫謂大有二也 比成既濟而定則大有成泰

泰二之五後於初三而成兩既濟故凶也 初六有孚比之 有孚旁通大有大有也 无咎 初從二五 有孚 成屯

於鼎所 盈缶 謂鼎成咸四不之初 終來 成既濟則終變通於

而來終則 有他吉 孚而又再孚 六二比之自內 家人內也謂

貞吉 家人通解解二之五而家人上比 六三比之匪人 大有二

而比初比之三又比之成泰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睽也謂比成

即否之匪人王肅本有凶字 六四外比之貞吉 塞旁通於睽睽

二之五而 九五顯比 顯代也謂成 王用三驅 王謂鼎二之五也

四來比之 屯變通於鼎 失前禽 前禽比五已有之禽

鼎鼎二之五而上之屯三三驅 失前禽 也舍而變通於鼎故

失邑人不誠 既通鼎鼎二之五則鼎上 吉 屯三之家入上 上六

比之 句 无首凶 比成屯變通於鼎鼎成遯而後三比之則鼎成

有咸家人即以屯三之家 人上成兩既濟則无首矣

小畜亨 小謂豫也畜有所含蓄而不盡乾 四之坤初成復小畜

旁通於豫豫成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密猶實也謂二之豫五雲

咸則能畜而亨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兩皆謂坎也二先之豫五

而後上之豫三小畜上有坎雲故為密雲豫成咸無坎故不雨

郊猶交也西謂兌也小畜二之豫五由交而有我因而上有兌

故云自我西郊申 小畜亨之義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小畜復乾四先之坤初之卦也初四先

二五而行不免於咎失一陰一陽之道 焦孝廉易章句 七 庚申補刊

矣小畜變通於豫豫四未之初則小畜二之豫五仍初四不先
二五而不失道矣失而復得故為復也坤成復而通於姤所以
名為復也小畜通豫與復通姤九二牽復吉牽猶係也因係九

同故以復明之可以知比例矣九二牽復吉於豫乃得復也九

三輿說輻坤為輿說謂兌也輻當作輹輿下伏菟也二之夫妻

反目夫謂小畜妻謂豫分居兩卦豫謂小畜之反小畜二之豫

不善而實吉者此六四有孚小畜之咎在初四血去惕出无咎

與虎視眈眈是也六四有孚不可不有孚者也血去惕出无咎

二之豫五成家人則三互坎為血去惕出也二五先行三雖五

坎為血行也血何以去由於陽出惕過也惕出者舍復而二先

之豫九五有孚孚如謂豫成富以其鄰鄰謂豫成咸也白

五也明所以復自道者以牽於豫也牽於豫則二先之豫五上九既

為反目因而上之豫三為血去為牽如為富以其鄰也

雨上之豫三互坎故既雨仍小畜上之復三也既處處謂二不

成需豫尚德載謂宜以需二婦貞厲德載言小畜成需而通晉

成明夷尚德載載於晉五婦貞厲此言豫成明夷通訟豫五

柔故為婦也貞厲謂明夷成既濟訟成益與上句尚字貫謂既

成需矣既成明夷矣則當以需通晉為德載以明夷通訟為貞

厲貞厲者異於需二之明夷五貞凶也訟二之明

夷五亦德載需成既濟晉成咸亦貞厲互文也月幾望謂小

需君子征凶征謂上之豫三惟成需為月幾望則君子之征為

載者以兌下征凶也乾上

履虎尾虞仲翔謂坤為虎是也剝上之三不咥人亨在夬則咥

履則為虎之尾謙變通於履則履虎尾不咥人亨人變通於

初九素履素猶空也謙五無實得往无咎往謂四往謙初也素

後四往故无咎也若以九二履道坦坦坦坦明也謙成明夷則

幽人貞吉四之謙初成明夷則幽明夷五通於六三眇能視謂

革也既濟兩離跛能履跛謂謙履虎尾咥人凶謙之虎尾既通

不咥人矣履而又咥人者履二不之謙五雖眇能視跛能履亦凶

夬也先成夬而以夬二之謙五雖眇能視跛能履亦凶

武人

庚申補刊

為于大君

二先之謙五為大君即師臨之大君也武人上之三為猶

治也武人

所以不跋扈而有制者以治於大君也不治於大君

則啞人凶矣

同二先之謙五九四履虎尾愬愬號愬即號

履虎尾

人凶在履二先之謙五九四履虎尾愬愬號愬即號

而後上之三

則武人為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號愬即號

終吉

四從二之謙初故懼懼則上不之九五夫履謙通剝夫通剝

為夫夫謙

通貞厲成既濟而貞履成益但危厲而已上九視

履為夫履

考即有子考无咎之考祥猶羊也二先之謙其旋

履能履

五而後上之三成革上兌為羊故考而祥也其旋

元吉

謙孚於履履二之謙五上下皆應故仍元吉

泰小往大來

泰通也地在天上尊卑到置艱恤極矣能通於否

而大者來矣

大吉亨泰二之五而上下無應則不亨矣泰

初九拔茅

否初拔於四成益為拔茅虞仲翔謂巽為茅益上巽

茹以其彙征吉

茹讀若筆牽也謂泰與否牽否成益又與恒牽

後上之三

乃吉泰為否九二包荒荒安也二五未行而三上初

有以包容

用馮河師二乃之五如徒涉者之無舟楫不遐遺

之而為泰

謂二饋食於五也馮河則遐遺矣乃朋亡臨二

既包荒則

用馮河有否之初三應之仍不遐遺也朋亡之五

為朋至成

泰則朋不至得尚于中行亡有以包之仍得尚于中

故朋亡也

朋亡故荒泰通否而二之五則平陂猶傾也無往不復

行九三

無平不陂泰二未之五則否上不傾於三無往不復

也九三

無平不陂泰二未之五則否上不傾於三無往不復

往小往也

復艱貞无咎由艱而貞與否勿恤其孚艱而能復則

即大來也

艱貞无咎由艱而貞與否勿恤其孚艱而能復則

於恆則不富鄰東鄰也恆二不戒以孚戒者戒益上之三也孚
 不之五而益上之三故不富益孚於恆也益上之三
 所以不戒者以其已孚於歸妹夫征不復婦孕
 恆而東鄰化為西鄰也六五帝乙歸妹
 於否則二之五反者歸以祉元吉祉猶止也即上六城復于隍
 矣故與歸妹六五同辭無水者以容民也池無水日隍上坤不成坎是池之
 城所以容民也容於否而二之五則隍化為城矣勿用師
 無水者也包容於否而二之五則隍化為城矣初筮為告用
 四上之師初三也同人成既濟師成泰自邑告命
 不變通於否而用二之五仍為用師也師成泰上有
 坤邑則瀆而不告既變通於否而泰二之五仍為初筮雖上成
 坤邑而命自此告矣未通於否仍是師不是泰故為用師既通
 於否為自邑告命乃可名泰故貞吝
 欲其不用師而變通於否也貞吝
 有命而告之何吝之有

何吝之有乾坤上
 否之句匪人否之謂不與泰通也泰二未之五
 不利君子貞五

柔為小人否五剛為君子君子貞否成既濟也君子
 大往小來
 來大謂君子否五已往則宜變通於否是為大
 往而小來大不往小不來所以否匪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謂泰牽於否也泰與既濟係二之
 必與否牽係泰成既濟否成五則無類矣無類則貞而不亨故
 益既濟無類而益有類也六二包承
 泰與既濟本無所承字

小人吉泰五柔為小人得
 大人否亨大人泰二之五也泰得
 亨泰之小人化為大人六三包羞
 無所包容也孚於否則泰二之

即包其九四有命无咎
 師初四雖先行成泰孚於否則泰二之
 差矣四之初則
 疇離疇離
 有咎矣疇離
 疇離疇離
 於止九五休否
 休嘉也亨也泰二

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其指泰而言亡謂朋亡也師一亡成升臨
 再亡成泰歸妹一亡成大壯臨再亡成泰
 故疊言之所以得尚于中行者以其繫于包桑也繫繼續也否
 成益上巽為桑既孚於否有以包之由包而桑此大人所以吉
 也桑與頤頤謂此上九傾否傾陂也謂
 先否五而傾則否
 後喜泰

巽為廣頤謂此上九傾否傾陂也謂
 先否五而傾則否
 後喜泰

焦孝廉易章句
 庚申補刊

二之五而後上
之三則不恤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

野即龍戰于野之野乾二先之坤五乾成同人則坤成比然後以乾上之坤三則是以同人以上之比

利君子貞

君子謂同人以上之萃三也師二之五而四應之成家人

家人又通於解解成萃而後涉大川則利與否不利君子貞五明亦與訟不利涉大川互明師同人相錯即訟明夷訟二不之明夷五而四之初又上之三即泰二

初九同人于門

艮為門師二之五而後上之師三成

初成臨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即睽厥宗噬膚之宗謂无妄也同

後二之五 九三伏戎于莽 同人下離為戎師成升下巽為伏故

下巽為

升其高陵 言升以示師成升也升下巽為高升二之五

後陵

三歲不興 三歲謂革也成升宜通无妄无妄下無三歲

五後於三

九四乘其墉 謂四先之師初師成臨同人成家人墉

乘之

弗克 申上乘墉之義四既先二五 攻吉 攻猶功也通於解

家人上克於解

九五同人先號咷 號咷號也四上先於 而後笑

笑猶樂也四上俟師二先之五

大師克 謂同人以上先克於 而後笑

而後從之則師先成比故笑

上九同人于郊 四之師初

遇克則號咷能變通而相遇則笑矣

咸與小過西郊同

无悔 已成家人屯則有悔 解不成屯故无悔也

大有元亨

有猶親也與比旁通二 之五為元比應之則亨

初九无交

害 二之五為交二不之 匪 咎 无交則為匪匪則

為匪成大畜亦為匪合 艱則无咎 則能變通 九二大車 句 以載

之則成泰為否之匪人

艱則无咎 則能變通 九二大車 句 以載

大車一作大輿比下坤也 有攸往无咎 往上下比三也大車在大有二先之五是為德載 比下上將往赴之必先

用載於五而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比二之五為天子之小人 句後往則无咎 比三應之為公用亨

弗克 二未之五則五柔為小人之比 九四匪 句 其彭无咎 讀彭若旁謂旁通也四之比初成大畜為匪大畜 六五厥孚交如 句

旁通於萃則无咎申明初九艱則无咎之義 威如吉 威猶儀也交而後行是可用為儀

比與大有旁通也孚而 威如吉 行侯通解而後行是可用為儀 亦宜旁通承九四申言之 上九自天祐之 此申九三之義也

三二先之五上乾為天 吉无不利 二不之五上無乾不能自天 而後上之比三右之 則成大壯為小人害非利也

二之五四已應之成家人上亦無乾不能自 天則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亦非利也

謙亨 與履孚則謙 君子 句 有終 益謙成既濟故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 乾上之坤三輕茂已極變而通於履以履之三

謙則亨矣 上補救之故得名為謙以履二之謙五履上不 謙之三而讓初之履四一謙也謙成既濟履成益上仍不之三

而讓恆二之五是又一謙也一謙成蹇之君子再謙成咸之君 子 用涉大川吉 再謙而後涉大川故吉 六二鳴謙 履二先之

妄下震為鳴夫二 貞吉 謂謙成既 九三勞謙 勞於坎謂蹇五勞 之謙五下無震 濟履成益 九三勞謙 而能謙與履孚也

君子 上成坎則小 有終吉 既濟故終而吉 六四无不利 撝謙 撝

摩字手指曰摩謂履成益益通 六五不富以其鄰 謂益不旁通 恆恆成咸咸四不之初下艮 六五不富以其鄰 於恆而東鄰

殺牛 利用侵伐 通於恆而後伐故利 无不利 既利於謙又利 也 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邑國又以變而通之以盡利

乃可以 征邑國 邑國又以變而通之以盡利 豫利建侯 謂小畜二先之豫五而三上應之也乾當位成家人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焦孝廉易章句 庚申補刊

豫利建侯 謂小畜二先之豫五而三上應之也乾當位成家人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健鼎豫皆成咸三五乾為侯行師 明小畜上之復三

初六鳴豫 四之初凶 乾四之坤初成復小畜為失道小畜變通

猶失 六二介于石 艮為石 謂成咸 不終日 終日必乾乾者恐其成兩既

道也 豫四不之初則小畜二之豫五成萃不貞吉 豫不終日則小

成屯不成屯則家人上之萃三不終日矣 貞吉 畜成既濟為吉

六三盱豫悔 盱憂也 謂小畜 遲有悔 遲即遲歸有時之遲小畜

上之歸妹三 九四由豫 由自也 謂密雲 大有得 成萃相親有

成大壯蹇 九四由豫 不雨自我西郊 大有得 成萃相親有

勿疑 相親有 朋盍簪 朋謂小畜二之豫五得其友也 盍合也 簪

四不之初三陽相應如 六五貞疾 與明夷不可 恆不死 豫成小

相黏合亦如簪連之也 六五貞疾 疾貞互明 恆不死 過不以

需二之小過五而孚於中孚中孚二之小過五 上六冥豫 冥迷

成咸即用恆也故不死恆與益孚疾而不貞 上六冥豫 也謂

成明 成有渝无咎 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無有變通矣惟明

夷變通於訟明夷 成既濟訟則有變

隨 始則隨乎蠱成 元 謂蠱二 亨 四之蠱初應之利 成屯變通於

隨 屯則隨乎鼎 元 之五 亨 或三之蠱上 利 鼎成革變通

於貞 變通而後 无咎 隨於蠱之元以亨隨於鼎

蒙貞 成既濟 初九官有渝 官吏事君也 貞吉出門交 句 有功 所以申上

之義也出門謂蠱成蹇先二五後三上故有初四從蠱五

成屯家人若三上從蠱五成蹇革則初四不得又從之成兩既

濟宜革通於蒙而初四從蒙五矣隨其所主以成變化故為官

有渝也初四從則三上渝而從鼎成既濟為貞吉三上從則初

四渝而從蒙成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丈夫五已定者也謂隨也

既濟為貞吉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小子五未定者也謂歸妹

也漸係歸妹則不係隨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 既成隨則蠱與隨

故係小子則失丈夫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 係不與歸妹之小

子係矣六二六三皆發明官 隨有求得 蠱二不之五而三之蠱

九五孚于嘉吉嘉會合禮亨也在道上六拘係之艮為拘謂蠱

乃從維之維邪交也蠱成漸隨三之蠱上從之王用亨于西山

與升通无妄同或謂

蠱成升而升通无妄

蠱變之謂事元有事則二亨二先之五利涉大川謂成漸上先

甲三日承上涉大川而言也甲始也二之五為甲先者别乎後

也則亨後甲三日先甲三日成蹇蹇通於睽睽二之五為後甲蹇

也三日亦亨也先甲後甲皆有事也即比之原筮比大有為乾坤

坎離之比例隨蠱為震巽兌艮之比例故於此兩卦發明其例

初六幹父之蠱隨四之蠱初成大畜下乾有子句考无咎猶

擊也亦成也大畜二之五有子而後上之萃三成既濟則无咎

大畜不通萃則二之五成家人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終而

無始是無子嗣之其上有子貴也厲終吉蠱成大畜則危以變

謂大畜成既濟九二幹母之蠱上之隨三成升上坤為母升通

吉謂萃成咸九二幹母之蠱无妄以幹之幹即旁通先甲後

言失道之變通皆所謂有事也不可貞濟升初之革四革成既

可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小謂成大畜也五不剛中无大咎不

萃而大畜成家人則咎六四裕父之蠱裕解緩不急也謂往見

大即大貞凶之大也六四裕父之蠱成泰始變六五幹父之蠱

見謂屯也隨四之蠱初成屯又以客通故客六五幹父之蠱

大畜上往屯三是既見而又往也客通故客六五幹父之蠱

用譽初四先二五而行成大畜則無譽上九不事王侯以上五

失道之事此言當位也王侯皆君謂上之隨三成高尙其事巽

革互乾也不事則隨不成革蠱不成升無容幹矣高尙其事巽

高尙謂二之五尙于中行也二之五上成巽謂不

以上之隨三成革為事而以二之五為其事也

臨之五則大元亨利貞與遯旁通也二之五為元遯上來之

三應之為亨元由利而生也貞由亨

焦孝廉易章句

庚申補刊

而成至于八月有凶兌為正秋八月謂下兌也解成臨不變通也至于八月有凶而二即之五是先有兌而後至也故凶若

通於遯而臨二乃之五則至于八月無凶矣有凶者明其有無凶者也

初九咸臨二先之五為臨遯上來貞吉遯成咸則臨成既濟若

屯三成兩既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初九明象之貞也六三甘臨

无攸利甘即甘節之甘緩也緩於臨則二不之既憂之无咎亦

思也失道而知憂則可以改過矣故既憂則无咎臨成泰泰變而通於否憂則違之也

臨則不至无咎臨之咎在初故六五知臨變通二先之五也

君之宜吉臨遯相錯為履謙故以履之大上六敦臨敦厚也二

後遯上來應於三吉无咎二先之五故吉遯則厚而不輕蔑

觀盥而不薦盥澡手也上之三兩坎下盥於艮手故為有孚齎

若應大壯二之五也盥則不薦亦薦而不盥也猶云不宜上宜

下為凡卦通例

初六童觀而童蒙小人无咎小人謂蒙也由蒙二之五因而革

之五而自蒙言之仍是小君子客君子謂觀也觀通大壯不俟

人猶泰未通否仍用師也大壯二之五而大壯四即來

泰初成六二闕觀承上君子客而言闕小利女貞先之五而後

四之觀初成既濟不成泰則不為闕觀觀初利女貞與家人象同

客所以利也觀革相錯為家人解故利女貞與家人象同六三

觀我生我即童蒙求我之我由進退在蒙則進而成觀在六四

觀國之光光廣也國即為依遷國之國大壯二先

賓即不利賓之賓大壯二之五成革互乾為九五觀我生君子

王初四應之是為用賓于王此則薦而不盥九五觀我生君子

无咎用賓于王則先已觀我生矣上九觀其生自觀旁通大壯

我生自益旁通恆二之五為其生君子无咎大壯二之五則

其生亦我生也別乎大壯故云其耳

五則益无咎觀成益益之為君子即觀之君子也

震下離上

噬嗑亨井得噬利用獄獄謂上之三也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得凶是獄之不利者也井通噬嗑井二先之噬嗑五而後上之三為用獄則以利而亨

初九履校謂成革也下震為足以革麗於足為履校猶交也井木為滅趾无咎滅趾巽上之震三也變通六二噬膚五柔稱膚校耳

滅鼻无咎滅鼻猶滅趾也凡六三噬腊肉肉謂五柔久不噬遇毒腊肉有毒者也謂久不噬成明夷小吝成腊謂其來緩遇毒明夷變通於訟而後遇是遇毒也

无咎小謂明夷也成明夷而後遇九四噬乾肺謂井成需通晉積積也與德得金矢乾為金矢即矢得勿恤利艱貞吉艱謂四積載五明得金矢之矢謂需二之晉五

成需需頤相錯為屯大畜即大有六五噬乾肉乾肺乾而不肉四之比初也需通晉猶大畜通萃

貞厲无咎噬嗑成无妄井成蹇无妄四之蹇初上九何校何譴貞厲无咎成既濟故貞无妄成益未通恒故厲上九何校何譴

負也先三上初四而後二五交居滅耳凶成豐以滅之豐不變其後故何校噬嗑成明夷井成需

通至於何校謂因何校故其先之滅耳凶也

賁亨賁則亨矣謂困二小利有攸往小謂五柔為小人也往上来之五而上應之

初九賁其趾趾即艮其趾之趾趾即止也艮初舍車而徒賁而通困因先成萃下坤為車又舍此車以四之初下有六二賁其震足為徒行此以初四應二五為亨賁之當位者也

貞吉謂需二之晉六四賁如皤如皤即錫馬蕃庶之白馬翰如貞吉五成既濟

焦孝廉易章句

庚申補刊

翰幹也因成需幹而旁通於晉需二之晉五則匪寇昏媾困成

上有乾馬四之初成益上巽為白下震為蕃

則賁成明夷通訟需二之明夷六五賁于邱園邱即拂經于

大過四之初即變通於頤大過二之頤五成益互艮為山艮

在五故稱邱也園所以樊圃也艮為果蓏巽為草木大過二之

頤五草木果東帛賤賤謂賁上之困三束成大過下巽為白

客終吉于邱園故吉上九白賁无咎賁其趾也上先成巽不必

賁其須賁于邱園矣

剝不利有攸往夫方含謙而變通於剝五未大三不可往

初六剝牀以足牀即巽在牀下之牀壯字假借也夫二之剝五

剝上之三是剝害其壯也夫四先之剝茂句貞凶茂輕也上之

初成頤下震為足上又之三成明夷茂句貞凶茂輕也上之

既濟則凶六二剝牀以辨辨即履之辨上下也茂句貞凶辨

而貞則吉由六三剝之无咎乾兌成夫有咎變通於剝則无

四剝牀以膚凶與夫九四巽无膚互明六五貫魚魚生水中貫通也以宮

人寵宮人宜寺也塞下艮為寺而宮則大壯所取夫二之剝五

也成蹇而通睽睽无不利夫能變通於剝上九碩果不食往蹇

來碩之碩艮為果蹇蹇下艮也夫剝為大畜萃之相錯

夫二之剝五即大畜成家人不家則食家故不食也君子得

輿君子謂成觀也觀下坤為輿五先正則得矣輿即日閑輿小

人剝廬夫二雖來之五未字大壯則仍是剝剝之為小人猶童

必大壯用壯壯于大輿之輓觀上不可之三故僅得輿而已惟

在剝為小人則夫二先之剝五剝上之三成蹇下艮可止為廬

不徒輿矣明云剝廬者廬仍屬剝不屬觀也

復亨復謂姤二來之出入无疾姤二之復五為出姤四之初上

五復則亨矣

震下

坤上

焦孝廉易章句

三庚申補刊

家人故 朋來无咎 朋來二之復五也 无疾在小畜則反復其道 復而不反非道也 反而不復非道也 乾反其道為坤 坤五不
道 復而以乾四之坤初反而不復為失其道矣 變而通之於姤
姤二之復五則由反而復仍得乎道 震下坤上之卦本七日來
反乎姤 姤二之復五復仍由反而復此復所以名復也 七日來
復 姤上之屯三則下有離日 利有攸往 姤先來復則三可往 姤上
可往家人上
可往遯上也

初九不遠復 遠猶緩也 復更成明夷而復於訟則遠 无祇悔 祇
若氏本也 下也 乾四之坤初其失在氏變 元吉 乾二之坤五為
通於姤 姤四不先之初則不以氏為悔也 元吉 乾二之坤五為
初成復失道不可為元以變通而姤四不先之初則二來復於
五仍不異乾二之坤五也 變通補救在初故於初發明之元屬
五不屬 六二休復吉 休嘉也 嘉會合 六三頻復 頻即頻巽之頻
初也 失道至此 厲无咎 震成復則危 六四中行獨復 中行獨復二之復
而復也 姤四之坤初不中行以變通於姤而 六五敦復 敦厚也 姤
以姤四未之初為獨復故於六四發之

三則薄矣 五无悔 姤不成 上六迷復凶 不敦而 有災眚 謂成用
先於三故厚 行師終有大敗 行師謂同入上之師三成升也 升无妄相錯為
二不之五而升成泰 无妄成既濟 所謂其匪正有眚也用師而
成升升通无妄升仍成泰 猶師成泰故復成明夷 姤成需即升
師升成泰通否則勿用師 復成明夷 姤成需為用
以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終止故有大敗也 以其國君凶 承
言所以大敗也 明夷上坤為國需下乾為 至于十年 十年坤也
君以用也 用其國君謂需二之明夷五 至五為大敗凶矣 惟明夷通訟
五俱為至于十年 不克 句 征 夷五為大敗凶矣 惟明夷通訟
訟二之明夷五則未克而至至而後征同是至
于十年既指其凶而戒之又示以轉移之道也

无妄 妄者虛而不實 元亨 四之升利成益通恆恆五
貞 謂益成 其匪 句 正有眚 謂匪謂升成泰正 不利有攸往 升成泰
益已匪矣 益三又往上所 以匪而正至於有眚也

震下 乾上

无妄 妄者虛而不實 元亨 四之升利成益通恆恆五
貞 謂益成 其匪 句 正有眚 謂匪謂升成泰正 不利有攸往 升成泰
益已匪矣 益三又往上所 以匪而正至於有眚也

初九无妄 謂升二之五 往吉 升五之邑不 六二不耕獲不菑畬

耕為稼穡之始獲為稼穡之成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不菑

二不先之五也獲畬謂成既濟也不耕不菑升二未之五也升

成泰无妄成益益上又之三則不耕而獲矣坊 則利有攸往 則利

記引有凶字呂覽貴圓篇於獲字上加而字 則利有攸往 則利

可往謂 六三无妄之災 豕言匪正有眚眚即災也 或繫之牛 疑

益通恒 而不孚也繫繼也无妄通升升二之五則為繫无妄四 行人之

之升初成益故繫之牛既成益又宜通於恒故或也 得從升五而行不失是故得 邑人之災 邑謂益三五坤即所繫

則成兩既 濟為災 九四可貞无咎 可謂益通於恒无妄成益無論不耕

九五无妄之疾 升二之五而四不 勿藥有喜 藥治疾者也不治

五而上可從之之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行而有眚則匪

而有喜與九四互明 義象

義象 義象

乾下 艮上

大畜 大謂萃也鼎四之初折足覆餗變通於 利貞 大畜成

是為利不家 鼎四不之初則二 食吉 食即雉膏不食之食成

則為食謂鼎 利涉大川 既不能為鼎五之食則宜變通於萃

二之五也 厲謂鼎四之初 利己 已止也謂萃四不之初成或下

初九有厲 也失道故危 利己 已止也謂萃四不之初成或下

人上之屯三 成兩既濟無攸利矣故 九二輿說輶 萃四之初則

利於旁通萃萃四不之初成或也 九三良馬逐 乾為良馬逐猶隨

畜二之五而萃四不之初猶小 九三良馬逐 乾為良馬逐猶隨

畜二之五而萃四不之初猶小 九三良馬逐 乾為良馬逐猶隨

利艱貞 蠱成大畜猶大有成大畜也 大日閑 閑言也謂萃上兌

之輿衛 輿萃下坤也二先 利有攸往 輿既有衛則上 六四童生

之牯元吉 童即童觀之童家人萃相錯即觀革也牛謂萃下坤

孚於萃則二之五即蒙二之五 六五積豕之牙 猶困二之賁五

之比例蒙初筮告故元吉也 六五積豕之牙 猶困二之賁五

故云積豕猶賁也家人上之萃三上有坎豕萃成咸咸下艮為

寺豕而奄故為積豕牙猶芽也芽始也以其屬頤口稱牙義亦

庚申補刊

卷一

故亭

震下
艮上

頤貞吉

能養己養人
故終則有始

觀頤四

二之剝五爲蠶夫二不之氣五而
之剝初成頤以頤通大過大過二

初九舍爾靈龜

離故爲天龜舍爾者不以夬二之剝五也蠱手

朶頤

四下垂於剝初成震

因

乃朶而成頤所以囚也

顛讀爲顛實之顛填也語

既朶而拂經于邱拂弼也經常也常
來填之恆也大過二之頤

未孚於恆

六三拂頤貞凶

貞凶卽征凶

十年勿用

來顛五上

之三成明夷坤數十故云十年
拂頤明其終止十年明其失是

无攸利也拂頤既貞固用十年

視眴

以四之剝初

决成需

四互離爲目下視願初其欲逐逐

逐逐悠悠遠也既成
不窒於剝五而顛於

顛始得大過二來顛
顛五故遠猶云遠實

之欲无智夹四之剥
也初不能无

益上之三成既濟則吉異乎頤征之凶矣

不可涉大川

謂未上
居也

九由頤由自也由頤
猶云自養也

實而

益上乃可之三

卷之四

卷之四

大過棟橈

未信故橈大所以過者棟橈故也

利有攸往亨

於顛

皇三子明正

卷之四

焦孝廉易章句

三

庚申補刊

則利而有攸往謂初四應二五也此由利而亨者

初六藉用白茅藉薦也謂初四應二五也異為白初柔為茅初

无咎夬四之剝初則有咎頤九二枯楊生稊楊澤木也讀如揚

三成大過與明夷受其誅伐故枯枯而揚謂變通於頤也稊猶

弟也二之頤五則生頤上之三應之大過成頤成頤既濟相錯

為蹇革與歸老夫句得其女妻老夫需下乾也夫四之剝初成

妹以大過頤五之大過二則得女妻女謂大无不利老夫則不利

過下巽大過五先定新得二為妻故得妻无不利得其女妻則

利无九三棟橈凶棟三也訟上之三也故於九三發明之九四

棟隆吉本經誅伐而成棟有他客則必改而變通於晉故有他

然而九五枯楊生華華即剪也二之頤五而初之四應之大過

客矣有朵謂之剪頤成益而下有華猶剝成頤而下震為剪手氏日鋪為

有朵也稊猶弟謂咸下艮剪猶長子謂益下震老婦句得其士

夫老婦明夷上坤也姤上之復三成明夷大過不能生育是為

夫老婦大過通頤則得士夫士謂頤上艮成益二得五為夫故

得士无咎无譽在大過四未之初則无咎在上六過涉句滅頂

凶无咎訟上之三則滅頂而成大過變通於頤二之頤五而後

卦名每兼兩義以姤上之復三而二撓曲不行為過失以

大過二之頤五為陽剛行動此過謂二行而之頤五也

習坎有孚習重也重坎乃與離維心亨既孚於離二之離五為

亨行有尚孚明未重不可孚心三之離上以維之則

初六習坎二不行與入于坎句窞句凶窞陷也離上之坎三成

又之坎初成五相重九二坎有險重坎故險承上求小得小謂離成明

夷五則小得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之明夷五上又有坎需二

先小得而後求之也六三來之坎坎之明夷五上又有坎

且枕且薦也枕所以薦首也重坎則險二不之離五也入

坎窞所以來之坎坎者以險且枕也勿用謂不可來之坎六四

坎窞所以險且枕者以入于坎窞也勿用坎也宜求小得六四

焦孝廉易章句

樽酒樽即尊也天尊謂二先之離五成乾也酒所以為樂坎二

得所尊也樽即尊也天尊謂二先之離五成乾也酒所以為樂坎二

鼎鼎成咸鼎鼎成咸

非徒納也鼎鼎成咸

則終自牖鼎鼎成咸

節猶坤之成復節非屯則下無震平猶辨也節變鼎鼎成咸

通於旅節二之成五節成屯盈且祇矣祇與震通鼎鼎成咸

離係也係而用微鼎鼎成咸

成豐視革而鼎鼎成咸

離利貞亨鼎鼎成咸

利貞謂成家人變通於解解二之五成萃即大畜童牛之牛也

解五柔故稱牝異乎坎成屯之牛也解成萃為牝牛猶鼎成過

初九履錯然四之坎初成節節通旅成屯過

而旅四六二黃離元吉

豐是傾也五未進仍為離不鼓缶而歌

乃行故永久則大耋之嗟之離上猶坤三之乾上虎尾咥人也

三先於凶不歌而

焚如焚與賁通離成賁猶旅成

野無棺槨也成賁而通困雖失道令賁上之困三成成大過大過

取棺槨雖死不至於棄賁不通困而上之節三不成成大過而

言不能履錯然也六五出涕沱若

渙二之豐五而渙上從之戚嗟若吉

舍井而別通於渙故沱若戚嗟若吉

焦孝廉易章句

庚申補刊

九王用出征

申黃離而言也五先成乾為王然後上征於坎三

有嘉

句

折首

先出後征則嘉會而

亨矣既有嘉則折首矣先成同人上乾

為首後以上之坎三成革上兌為折

獲匪

句

其醜无咎

隨有

獲之獲謂成既濟也出征折首離成革坎成蹇蹇之成既濟必

旁通於睽革之成既濟必旁通於蒙若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

則成升革四之初革成既濟為獲升成泰則為匪人是為獲

匪雖獲匪而泰能通否則亦可醜言匪而醜尚能无咎必不可

當有嘉折首之時以革四之

蹇初成兩既濟無可悔也

蹇初成兩既濟無可悔也

當有嘉折首之時以革四之

匪雖獲匪而泰能通否則亦可醜言匪而醜尚能无咎必不可

則成升革四之初革成既濟為獲升成泰則為匪人是為獲

旁通於睽革之成既濟必旁通於蒙若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

獲之獲謂成既濟也出征折首離成革坎成蹇蹇之成既濟必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七終

嘉應葉 軒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